

正覺

電子報

39

2007/01/10

『心』猶靈空界，亦如變化法，一切所依性，是相則非相；行於「涅槃性」，猶若靈空相。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

The “mind” is as an empty realm and also as a variable dharma, from which everything arises. Any appearance is not its appearance. It functions with the essence of nirvana and appears as the empty space.

The Flower Garland Sutra, Vol. 5

离念灵知心正是识阴所摄的识，意识觉知心虽离语言文字，仍能以其心所法来了别苦乐及是非，都不出于识阴六识之外。这当然不可能是常住不灭而离苦乐的真实心、实相心，不可能存在于离六尘的涅槃境界中；也因为识阴所摄的六识心，不论是有念或离念，都是意、法为缘而从如来藏中出生的缘故。

《阿含正义》第二辑

The thoughtless and pristine perceiving mind is just the consciousness included in the consciousness *skandha*. Although this mind is away from the language and words, it still senses suffering and happiness as well as truth and falsity based on its mental functionality, included in the Six Consciousness *Skandhs*. The perceiving mind certainly can not be the true mind which is everlasting and inextinguishable and is away from the suffering and happiness, nor can it stay in the nirvana state devoid of six sense-objects because the six consciousness minds included in the consciousness *skandh*, regardless of being either thoughtful or thoughtless, stem from the thus-come-store in the matching condition of mind root and mental object.

The Correct Meanings of "The Agama Sutras", Vol. 2



正觉电子报第39期

本期目录

- ❁ 《钝鸟与灵龟》(十四) ----- 平实导师 1
- ❁ 《明心与眼见佛性》序 ----- 正光居士 20
——驳慧广〈萧氏「眼见佛性」与「明心」之非〉文中谬说
- ❁ 《我的菩提路》(二十三) ----- 施瑞雯 23
- ❁ 《学佛的觉醒》(四) ----- 正枝居士 33
- ❁ 引导学人快速开悟是破坏佛的正法 ----- 蔡正元 48
——开悟须具备之因缘条件
- ❁ 追求解脱的尝试与困境 ----- 向在田 60
——从电影《卧虎藏龙》谈觉知心相应的行苦
- ❁ 「布施」相略探(二之二) ----- 正诚 77
- ❁ 持戒——贫人持戒免难得福 ----- 佛典故事选辑 89
- ❁ 般若信箱 ----- 92





(连载十四)

第十二章 有奶便是娘、知恩与感恩

数百年来，宗门寂寥、人师与徒资，俱皆难得一时之选；是故师、资二者之缺，决非今时方始如此；是故大慧宗杲乘愿中兴宗门，若遇法将灭时，即出人间奋力指路；然而识者少而昧者多，古今同调，由是缘故，大慧有言曰：

古来尊宿以法求人，师胜、资强；动弦别曲，一言一句、一语一默，并不虚施，可谓心眼相照、胶漆相投也！今即不然：为人师者，卒岁穷年与学者打葛藤，终不知其到不到、明不明？学者亦不别其师是邪是正？盖缘初学心粗，师授莽卤，以故正宗淡泊、邪法横生。如此等辈，欲报先德莫大之恩，所谓明道眼、继真乘者，不亦难乎！参禅学道不为别事，只要腊月三十日眼光落地时，这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着实分明，非同资谈柄、作戏论也！近世此道寂寥，师、资不相信，须假一片故纸上放些恶



毒，不材不净付与学者，谓之禅会子。苦哉！苦哉！吾道丧矣！（《大慧普觉禅师法语》卷二十四）

千年前之大慧禅师时代，大慧已有如是之言，对于真悟之师与亲证之徒俱皆缺乏，忧心忡忡；由此证实禅悟之人古来即已极少，古今都难得一遇真悟之人；何况今时末法之人世智辩聪，人根益形浅劣，焉能有「一切大法师皆悉证悟」之事也？是故，今时证悟之人极少者，方是正常之事；假使诸大法师悉是证悟者，唯有平实一人是错悟者，则成禅门古今以来一直都是真悟者少的反常之事也！于今法末之季，更不可能是真悟者极多而错悟者唯有平实一人也！

有智之人当思：辞亲出家落发披衣而学佛法之人，出家为僧之后，于僧衣底下一件大事，应当以何为事？出家者如是，众多在家之人不乐措心于家业，却专事禅理者又为何事？岂得不以道业为重耶？岂得不究诸佛妙义耶？又诸出家者食如来食、住如来家、穿如来衣，怎可不以振兴祖庭宗旨为愿耶？既如是，何不究取诸佛真旨妙义而毕生戮力于此？假使自究不得，始终堕于离念灵知意识境界中，我见不断，尚且证不了声闻初果，何况能证菩提实相而生般若实智？如是之人，又何能荷担如来家业？若使自究不得，何不觅取真善知识而从之，以为悟道之资？嗣后则可进为弘法之资。此皆今时佛门在家出家四众所当深思简择者也！

佛法学人当效大慧宗杲禅师：有法乳者便是我真正娘亲；吸吮娘亲法乳、得以长养法身慧命已，则当知恩与感恩。切莫恩将仇报，失于菩萨人子之道，此是妙喜老人一生所奉持者：

湛堂谓妙喜曰：「像季比丘，外多徇物、内不明心，纵有弘为，皆非究竟，盖所附卑猥而使然。如搏牛之虻，飞止数步；若附骥尾，便有追风逐日之能，乃依托之胜也！是故学者居必择处、游必就士，遂能绝邪僻、近中正、闻正言也！昔福严雅和尚，每爱真如哲标致可尚，但未知所附者何人；一日见与大宁宽、蒋山元、翠岩真偕行，雅喜不自胜，从容谓哲曰：『诸大士，法门龙象；子得从之游，异日支吾道之倾颓，彰祖教之利济，固不在予多嘱也。』」（日涉记）（《禅林宝训》卷二）

大慧之师湛堂文准此一开示之意，谓学人修习禅理者，应当先择明师，不当选择名师；大慧特地记之，以自激励。名师教导出来的弘法者：外多循物、内不明心，纵有弘为，皆非究竟。湛堂禅师说：「这不是被作了错误印证而出来弘法者的过失，而是『所附卑猥而使然』。」意思是说：弘法之人，若是出世弘法以前，所依附修习的是名师而非明师，则其所附之师证量狭浅，学人随从修习之后，所说之法就会随之狭浅，这就是名师之过失，不是学人的过失了。又说：假使依托于明师，因为依托之胜，所以证量就高广，不会如同牛虻自己飞行只能数步之遥，而可如同攀附骥尾的牛虻，随神骥飞奔千里之远。

是故真正修学佛法者，当如大慧悟前之师湛堂文准禅师所言：居必择处、游必就士。学法者唯法是尚，万勿事事矜屑、拘于僧衣表相，务当事事以法之亲证为尚。若人无法，纵使传承显赫于当代，名声洞达于诸天，以致天人竞相供养者，亦莫夤缘攀附之，不利于自身之道业法事故。出家抑或学法者，心



心念念皆应在道眼是否开明上面着眼，目之为一生之要务，岂在人天有为之虚名、身分上着眼哉！云何出家之后反而着眼于道场兴建之大小、名声是否增广上面？岂不成了外多循物、内不明心之辈？

诚如儒家所言：「礼失，求诸野。」若当朝之士已然失于礼法，则于野老中求之，仍可得礼法也！大乘之法特别如是，故有华严善财大士五十三参之六位出家菩萨证量较低而排列前面三贤位中，余皆在家菩萨而证量特高，排列在后，如是显示与吾人。亦有维摩诘大士之降伏须菩提等十大出家弟子等事，以教末法后学诸人；而今末法时人，何其无智而不能记取？大乘法别教五十二阶位成佛之道，是学习佛道者唯一之路途，而此佛菩提道中，不依在家、出家身分归，纯以证量为归，如是定其五十二层级位次，以显自身证境与佛地之距离，从不以出家、在家身分判定之；是故，居必择处、游必就士，乃是一切正法、像法、末法时期修学成佛之道之大乘学人特应具备之正见也！大慧宗杲禅师以具如是正见故，于千年前，身虽出家，然对一切在家、出家菩萨皆等视之，一同奉侍而无异心，不以自己出家身分而轻慢一切在家已证者，亦不以其出家证悟后之高贵身分而轻慢有恩于己之在家菩萨们，此乃其法上证量突飞猛进之缘由所在也；由是缘故，特举大慧宗杲禅师奉侍在家、出家师父之真实典故，明其心性以供效法，用飨一切真正禅和。

心性正直之大慧宗杲，直言直语，若欲求其不受心地委曲者诽谤，岂可得乎？有文为证：

万庵曰：「先师移梅、阳〔因为直言而被秦桧奏请宋高宗剥夺僧人身分，贬谪至闽南衡阳与梅州二地〕，衲子间有窃议者。音首座曰：『大凡评论于人，当于有过中求无过，讵可于无过中求有过？夫不察其心而疑其迹，诚何以慰丛林公论？且妙喜道德才器，出于天性；立身行事惟义是从，其量度固过于人；今造物抑之，必有道矣！安得不知其为法门异时之福耶？』闻者自此，不复议论矣。」（智林集）（《禅林宝训》卷三）

大慧宗杲的心性，是直心往来、道德才器之高尚者，乃是天性如此，不是故意装点门面而装出来的；所以不择利害，敢于直言；乃至对于专权的奸相秦桧，亦敢当面说其行为之非；终至被谪遣于闽南衡州时，亦仍保持其心性不变。在衡州居住十年，因为太直心而又度人不倦故，又被谗言而再徙居梅州五年，这都是因为随同张九成看不惯秦桧专权腐败，评论了国家时事所致。大慧后来被宋高宗放回中原，于路途之中得遇张九成也被赦归，亦都只是谈论佛法，都不怪罪张九成牵连之事。这就是大慧不计较得失，不怪罪于人的心性。

大慧宗杲禅师学法时，从不简择善知识的表相身分，但若有正法证量者即认定为善知识，从来不分别善知识是何种身分差别，都是以法为归而视之为师，谨守其师湛堂文准之开示。有文为证：

佛鉴〔佛鉴慧勤禅师〕曰：「先师〔佛果圆悟禅师〕言：『白云师翁〔白云守端禅师〕平生疏通、无城府；顾义，有可为者，踊跃以身先之。好引拔贤能，不喜附离苟合。一榻



儵然，危坐终日。』尝谓凝侍者曰：『守道安贫，衲子素分；以穷达得丧，移其所守者，未可语道也。』」（日录）（《禅林宝训》卷二）

湛堂文准禅师转述佛鉴慧勤禅师所说的法演禅师之真实故事，如是开示：「守道安贫，衲子素分；以穷达得丧，移其所守者，未可语道也。」大慧妙喜宗杲禅师闻之，一生奉持其言不舍，终生知恩、感恩，不违一切受学之师，终不论随学之师父身分为在家抑或出家也！此乃其世世增长法身慧命及平等心之因缘所在。

大慧行谊非只如此，悟后亦知感恩图报；乃至对于曾助其亲近善知识之居士，亦视同父兄而奉侍之；如是禅师，方是吾人所当效法者，何况自身尚未证悟之时，即已执着于自身出家相之凡夫身分，而轻视诸多在家相、出家相之证悟真善知识？何其愚哉！有文为证：

山堂曰：「李商老言：『妙喜器度凝远、节义过人，好学不倦。与老夫相从宝峰仅四、五载，十日不见，必遣人致问。老夫举家病肿，妙喜过舍，躬自煎煮，如子弟事父兄礼；既归，元首座责之，妙喜唯唯受教。』识者知其大器，湛堂尝曰：『杲侍者，再来人也！』山僧惜不及见。湛堂迁化，妙喜趺足千里，访无尽居士于渚宫，求塔铭；湛堂末后一段光明，妙喜之力也。』」（日涉记）（《禅林宝训》卷三）

如是，大慧禅师一生，珍视已被宋高宗贬斥之张商英（无

尽居士)如同父辈,以证悟僧宝身分,而执弟子之礼事之;非但如此,对于同在湛堂文准座下修学的李商老,因其年纪已长,亦视如父执辈,亲以证悟圣僧身分,而执子弟之礼,躬为李商老一家煎煮药草服侍之,以迄疾愈。后来回寺,被道元法师知之,当众责之,妙喜亦只是「唯!唯!」表示受教而不作任何抗辩,可见妙喜心性之淳厚知恩也。

又如妙喜初从受学禅法之湛堂文准舍寿后,大慧虽乏盘缠,仍着草鞋托钵行乞,行走千里之远而到四川拜访素不相识的前宰相张商英,为其师求取塔铭,发扬其师功德。湛堂文准死时,仍未帮助大慧悟入,大慧已能如此;反观今时出家禅和,能有几人具此超然而知恩之气概与行谊乎?以大慧当年开悟圣僧、并且是天下闻名的云居山首座之身分,而肯下心执子弟之礼,躬为李商老一家煎药服侍直至病愈,何况未悟之晚学后人而不能效法乎?是故吾人当效学之,莫再以未悟之身所著僧衣身分自高,当求有法之师而亲证之,方契当年出家学法之初衷,亦符大乘别教诸地位次菩萨之证量也!

今再普劝一切求悟之禅和:莫再以坐为禅,莫堕入离念灵知心中。当思禅之一法,既名为悟,则是一念相应慧,决非以坐禅求静为务,决非以一念不生之离念灵知为悟境也。且再举大慧宗杲禅师开示为证:

昔婆修盘头,常一食不卧、六时礼佛,清净无欲,为众所归。二十祖闍夜多,将欲度之,问其徒曰:「此遍行头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其徒曰:「我师精进如此,何故不可?」闍夜多曰:「汝师与道远矣!设苦



行历于尘劫，皆虚妄之本也！」其徒不愤，皆作色厉声，谓闇夜多曰：「尊者蕴何德行，而讥我师？」闇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颠倒；我不礼佛，亦不轻慢；我不长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杂食；我不知足，亦不贪欲；心无所希，名之曰道。」婆修闻已，发无漏智，所谓先以定动、后以智拔也。杜撰长老辈，教左右静坐，等作佛，岂非虚妄之本乎！又言：「静处无失，闹处有失。」岂非坏世间相而求实相乎？若如此修行，如何契得懒融所谓「今说无心处，不与有心殊」？请公于此谛当思量看。婆修初亦将谓「长坐不卧可以成佛」，纔被闇夜多点破，便于言下知归，发无漏智，真是良马见鞭影而行也。（《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七）

既然禅宗西天第二十一祖所悟乃是因二十祖之开示而入，非从一念不生中证得，非以一念不生境界为悟，非以觉知心离念为悟，故在值遇二十祖以前，穷其精力坐禅而除妄念，终不能悟，终与佛道无关；一切禅和读此，当知宗门之所以谓悟者，在于亲证法界实相——由证得如来藏而现观法界都由如来藏出生；都不是在所生法、常灭法、可灭法之觉知心有念或离念上面而可得悟也！

又如：

拙庵谓野庵曰：「丞相紫岩居士言：『妙喜先师平生，以道德节义勇敢为先；可亲不可疏，可近不可迫，可杀不可辱。居处不淫，饮食不溲，临生死祸患视之如无，正所谓干将镆钤难与争锋，但虞伤阙耳。』后如紫岩之言。」

(幻庵记闻) | 《禅林宝训》卷四)

古人珍惜善知识者如是，今人更学佛法以来已增千年，又何劣于古人焉？而不知珍惜善知识因缘？

今有愚人，误会宗门与经教宗旨，教人以「觉知心处于万事不会处」，以此为禅，说为证悟，即是大陆自称无心禅和之传圣法师也！然而如斯之言，传圣法师可知古来早已被禅师所破了也！传圣自称无心禅和，既然自称纯以宗门为归，何不体取天童密庵禅师之意？密庵云：

天童得力句，不摇三寸舌；父母未生前，令已行摩竭；
直下便承当，敢保犹未彻。放下百不知，脑门重着楔；
唯是过量人，一拳无二说。（《密庵和尚语录》卷一）

语译如下：【天童宏智禅师最得力的一句，其实用不着摇动三寸舌头来说东说西的；佛陀在父母尚未出生他以前，他对佛子向上全提的正令早已行使于摩竭陀国了；假使能够像这样直下便承当了的人，我敢保证他其实也还是没有透彻的。更何况是放下一切思想妄念、百事不知的人，这个人的脑门还是必须重新再度被人扎上一针的；只有超过一般众生心量的人，只要给他一拳就够了，以后他就再也不会再有第二种说法来妄说佛法的。】盼望传圣法师读此以后自知其非，早日弃舍邪知邪见，回入正知见，尔后斯有悟门。

妙喜老人一心为人，度众时不计身分与嫌隙，妙喜宗杲禅师如是开示：

昔尝侍圜悟老师于蒋山，与祥云、昙懿长老为道伴；二



人〔昙懿与祥云〕俱在老师〔克勤大师〕处，得少为足，点胸自许，鼻孔辽天，以谓世莫有过之者。甲寅春，予自江左来闽，懿已开法于莆中，浩浩谈禅，衲子辐辏；璞亦从其行，相为表里。予知其未稳当，恐误学者；以书致懿，令告假暂来。懿以畏得失，迟迟其行；遂因小参，痛斥其非；揭榜于门，以告四众。懿闻之，不得已，乃破夏来；诘其所证，只如旧时，无少异者。至诚以语之曰：「汝恁么见解，何敢嗣圜悟老人？果欲究竟此事，便退却院来。」懿曰：「然！」夏末归庵，懿果不食言，与璞继至。二人同到室中，久之，皆未造其实。一日问璞：「三圣、兴化『出不出、为人不为人』话，尔道：这两个老汉还有出身处也无？」璞于予膝上打一拳，予曰：「只尔这一拳，为三圣出气？为兴化出气？速道！速道！」璞拟议，予劈脊与一棒，乃谓之曰：「尔第一不得忘了这一棒。」久未之入。一日因听别僧入室，予问僧曰：「德山见僧入门便棒，临济见僧入门便喝，雪峰见僧入门便道『是甚么？』，睦州见僧入门便道『现成公案、放尔三十棒』，尔道这四个老汉还有为人处也无？」僧曰：「有。」予曰：「札。」僧拟议，予便喝出；璞闻之，忽然脱去从前许多恶知恶解，今遂成个洒洒地衲僧；虽向上眼未开彻，而了知从上来事、果无限量。兹可喜耳！懿亦相继于一言之下脚踏实地，今皆勇锐向前，方知予平昔用心不在世谛也。（《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四）

平实今世仍仿其行，欲利此世学法之人及诸传法之师，亦欲有以利益此世三归之师；然而不止大慧揭榜攻之于昙懿而助悟之，平实更以书籍梓行之，虽施如是之计，并无作用；彼师至今仍不能稍体平实之意，徒计世俗名声眷属，不乐食法乳，良可浩叹！

牛虽无意吃草，平实却不得不努力按压牛头，欲冀牛闻草香，忽生食意，便可饱食以存法身慧命也！如是，欲冀诸方大师与诸禅和皆闻法香故，强举大慧宗杲之开示如下，以为闻香之资云：

老瞿昙云：「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请着鞭，不可忽；世间事，只这是。先圣岂不云乎「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闻底是何道？到这里，岂容眨眼？不可更引「吾道一以贯之」去也！须自信自悟，说得底，终是无凭据。自见得，自悟得，自信得及了；说不得，形容不出，却不妨；只怕说得似、形容得似，却不见、却不悟者，老瞿昙指为增上慢人，亦谓之谤般若人，亦谓之大妄语人，亦谓之断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忏悔。若透得「狗子无佛性」话，这般说话却成妄语矣！而今不可便作妄语会。……近世，贵公子似渠者，如优昙钵华时一现耳；顷在山头每与公说这般话，见公眼目定动，领览得九分九牒，只欠啐地一下尔。若得啐地一下了：儒即释、释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我即尔、尔即我，天即地、地即天，波即水、水即波，酥酪醍醐搅成一味，瓶盘钗钏镕成一金，在我不在



人。得到这个田地，由我指挥，所谓「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得失是非焉有挂碍，不是强为法如是故也。此个境界，除无垢老子，他人如何信得及？纵信得及，如何得入手？（《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八）

如是，一般大师与禅和，公案解得九分九，禅理说得九分九，俗人信士总认伊等即是大悟大彻了也！然而，从真悟者看来，也都只是依文解义，只从文字上领解祖师法语，终究只成个知解宗徒，于解脱生死分上，终无相干，何利自身？又何利随学禅和？要须真参实究，忽然一念相应之际，觅得从来无生死者，方知诸佛、菩萨、三明六通辟支佛、诸大阿罗汉、一切凡夫众生、三界六道一切法界有情，莫不是此真心如来藏。至于如何一念相应？都得依诸禅和累世及今世所修福德、正知正见与净念相续功夫之圆缺而定，未有外于如是基础而得一念相应者。设或有人曾于往世与善知识结有微小因缘，今世偶逢，便蒙指授而得悟入；然若证悟之基础不足者，后来往往生疑退失，不信如来藏如斯现成、平实，难免生疑谤法。

由是退失乃至否定故，不能深入现观如来藏之出生万法，不能深入现观如来藏中一切种子之深妙功德，便与唯一佛乘妙法无缘也！只得更待未来无量世勤修福德与信心，待得福德圆满、信力发起时，方得再次相应而得不退；除此以外，不得重新得悟。若有谤法及谤贤圣者，舍寿之后再得人身，已是百劫之后，道业则须从头再来；复又不免遮障重重，求悟无期也！愿我佛门诸禅和，于此切切着心。至于着手之法及与正知正见，详阅平实诸书已，进求思惟理解之后，欲求粗浅之悟亦可

得入，唯难进修一切种智以入诸地尔。然而福德欠缺、性障深重、疑根未断、净念相继功夫未修得者，终究难可悟入。

真悟者自古以来一向都是极少数人，从来不曾是多数人皆悟而唯有少数人不悟。若真悟之人在法义宗旨失传之后乘愿再来，人间已无可以为之印证者，斯时欲求住世真悟者印证，已不可得；偏偏又以在家身相示现，便很难获得教界大众、特别是出家众的承认与随学，所以此人出世弘法而其所说迥异当代错悟大法师时，欲冀其人不被谤为邪魔外道者亦难矣！即如三、四十年来的台湾，佛法中的开悟，都一直是离念灵知意识心，诸大法师总认为：觉知心若能长时间离念而得稳定时，即是佛门禅宗之真实证悟者。

佛弟子四众随学诸大法师如是知见已四十年，根深柢固难可转易之际，不料出来一个平实居士，独自高唱曰：「佛教宗门的开悟境界，只有一个内涵，就是亲证第八识如来藏。」如是说法，迥异一切示人以悟之诸大法师，已成现代禅宗之宗门异类，如是大异诸方大法师离念灵知之如来藏正理，纵然处处都与正法教典完全无异，亦与宗门真悟祖师公案所悟完全相同，但仍然不免要被心有成见的大法师诬赖为邪魔外道。所幸近年来经过一再的考验以后，除了某些维护自身名闻利养的错悟法师以外，台湾佛教界多数人已经认清楚正觉同修会的如来藏妙法确属正法、而且是佛门中最胜妙的正法；然而大陆地区在佛法资讯仍非完全自由流通的情况下，也正处在藏密与错悟大法师们庞大势力结合笼罩的情况下，欲求大陆地区多数佛弟子理解真相者，仍极困难。



然而错悟者诽谤真悟者之事，并非今天末法时世才有，其实古已有之；此谓错悟者若是已出世弘法，一者为维护名闻与利养，二者因自身之见取见未断，欲使其不谤说法与其大不相同之真悟者，终无可能。今举实例为证，我佛门学人正可以借古鉴今，避免再犯其过。譬如南宋末年理宗皇帝绍定二年（公元一二二九年，大慧歿后六十六年）出世弘法之虚堂法师，已开始极力诽谤大慧宗杲禅师，即是现成事例。虚堂法师于所造《佛、祖赞》中，如是以颂诽谤大慧云：

「前无释迦，后无达磨，骂雨骂风，祇要做大。黑漆竹篾，胡打乱打，是佛是魔，劈面便唾，因兹天降其咎。

衡阳、梅阳，十七年吞饥忍饿；

将谓万里生还知非，元来一星子不曾改过。

者〔这〕般瞎秃得人憎，天上人间无两个。咄！」

（《虚堂和尚语录》卷六）

虚堂禅师堕在意识心上，自以为悟，更将大慧妙喜禅师欲救虚堂一类人而说之正法妙语，视作事相上苛责之语，乃更作偈，诬责大慧妙喜禅师，将大慧度人之机锋竹篾，说为「黑漆竹篾、胡打乱打」；便将宋高宗厌恶大慧评论秦桧而贬向闽南一事，说为「天降其咎」，心中因大慧被昏庸的宋高宗贬到当时闽南瘴疠之处受苦而心中窃喜。更因大慧得旨回到北方时，仍然不畏得罪当代错悟之师，仍然一心救人而指斥邪说，一生不改其行；虚堂禅师以此缘故心中不服，乃于偈中谤言：「将谓万里生还知非，原来一星子不曾改过。」心中痛恨大慧宗

杲从衡阳、梅州回到中原之后，仍继续对错悟禅师之直言苦谏，使得虚堂的离念灵知禅法仍然难以广弘，所以虚堂在偈中骂道：「这般瞎秃得人憎，天上人间无两个。」意谓大慧是瞎了眼的秃头人，也是他最憎恶的人。如斯但重世间名闻利养之人，今时岂又少之乎？但观慧广、传圣、上平（黄明尧）、徐恒志、星云、证严……等人，无一莫非如是，令人不免感叹：正是末法根机。

书末且劝有智慧之禅和子们：有奶便是娘。一切人甫出生已，其实都不认得谁是真正生伊的娘亲，只认得谁为他喂奶，那个喂奶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娘亲；假使生你的亲娘，生后便作种种使你不能生存成长的事，那个人一定不会被你认作娘亲，反而一定会被你认定为怨家，这是谁都承认的事实与心态。世间法中如是，出世间法中亦当如是；在佛法中，能苦心孤诣喂食法乳，使你法身慧命成长成就的人，才可能是你佛法中真正的娘亲，而不是出生你僧身的剃度师，更不是阻止你学法、耽误你法身慧命的依止师；更不是引导你走向歧途、错认离念灵知而谋杀你法身慧命的大法师，他正是谋害你法身慧命的大怨家，让你生生世世执着离念灵知心，保任常见外道邪见，虽然送了个冬瓜印给你，对你法身慧命非但无益，反而断送了你的法身慧命。

所以，帮助你出家而不遮障你修学正法的剃度师、传戒师，让你可以在佛教中生存并且不遮障你修学正法的依止师，才是帮助你法身慧命成长的娘亲，他才是你法身慧命的生娘。因为：生娘若没有法乳可以喂你时，一定会为你寻觅一位有法



乳的乳娘，在出生了你的僧身之后，再帮助你法身慧命的出生与成长，这才是对你有善心的生娘。当他为你找到有法乳的乳娘，使你法身慧命出生而且成长了，你便须永生永世的感念他：感谢他为你寻得佛法乳娘，使你能够出生了法身慧命而不只是出生了僧身。你应当终生感恩他，应当犹如大慧宗杲禅师之侍奉张商英、李商老如父执辈一般，感恩终世，不可对这样的生娘（剃度师、依止师或传戒师）稍有忘恩负义之举，否则即是人神共愤的恶人。

苟能如是，从此以后你就有二位娘亲了：一位是生娘、一位是乳娘。这就是今天佛教中所有出家人所应有的正确观念。可惜的是，能够建立这种正确观念的出家人，现在仍然是极少数；也许经由长时间的说明、熏习与思维之后，情况会有改变，佛教的未来方有光明的前景，学人的未来方有真实归依处，但这也只能期之于未来了。

但是，有奶的才是乳娘：谁能助我法身慧命出生与成长？这却是很值得大家注意的重点。否则，师父剃度我出家了，我出家之目的难道只是为了衣食与名闻、利养吗？难道只是为了获取别人的恭敬、礼拜吗？

今天，平实愿作乳娘，不夺诸方生娘身分法恩，谨提供大量法乳，印在书中到处流通；只是能食、愿食法乳的法师，究竟能有几人？可能得等平实很有名气而且走了以后，才会有很多出家法师感叹自己无缘亲近修学吧！然而这种贵古贱今的心态，也是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常态，多数人都难以改变它的。牛虽无吃草意，平实今天却不断的把本分草料放到牛嘴

边，等待众牛忽然饿了愿意吃一口。于此书末，又何妨再放一把本分草料于众牛嘴边？便举一件 世尊公案云：

世尊一日于涅槃会上，以手摩胸，告大众云：「汝等善观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后悔。若谓吾灭度，非吾弟子；若谓吾不灭度，亦非吾弟子。」时百万亿众，悉皆悟道。（《联灯会要》卷一）

最后再举更多 世尊传心公案相赠，《指月录卷一》云：

世尊一日敕阿难：「食时将至，汝当入城持钵。」阿难应诺，世尊曰：「汝既持钵，须依过去七佛仪式。」阿难便问：「如何是七佛仪式？」世尊召阿难，阿难应诺，世尊曰：「持钵去！」

世尊因有比丘问：「我于世尊法中，见处即有，证处未是。世尊当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当何所示？』是汝此问。」

世尊因耆婆善别音响，至一冢间，见五髑髅，乃敲一髑髅，问耆婆：「此生何处？」曰：「此生人道。」又敲一曰：「此生何处？」曰：「此生天道。」又别敲一，问耆婆：「此生何处？」耆婆罔知生处。

世尊因七贤女游尸陀林，一女指尸曰：「尸在这里，人在甚处去？」一女曰：「作么！作么！诸姊谛观。」各各契悟。感帝释散花曰：「惟愿圣姊！有何所须？我当终身供给。」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具足，惟要三



般物：一要不根树子一株，二要不阴阳地一片，三要叫不响山谷一所。」帝释曰：「一切所须，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实无有。」女曰：「汝若无此，争解济人？」帝释罔措。遂同往白佛，佛曰：「憍尸迦！我诸弟子大阿罗汉不解此义，唯有诸大菩萨乃解此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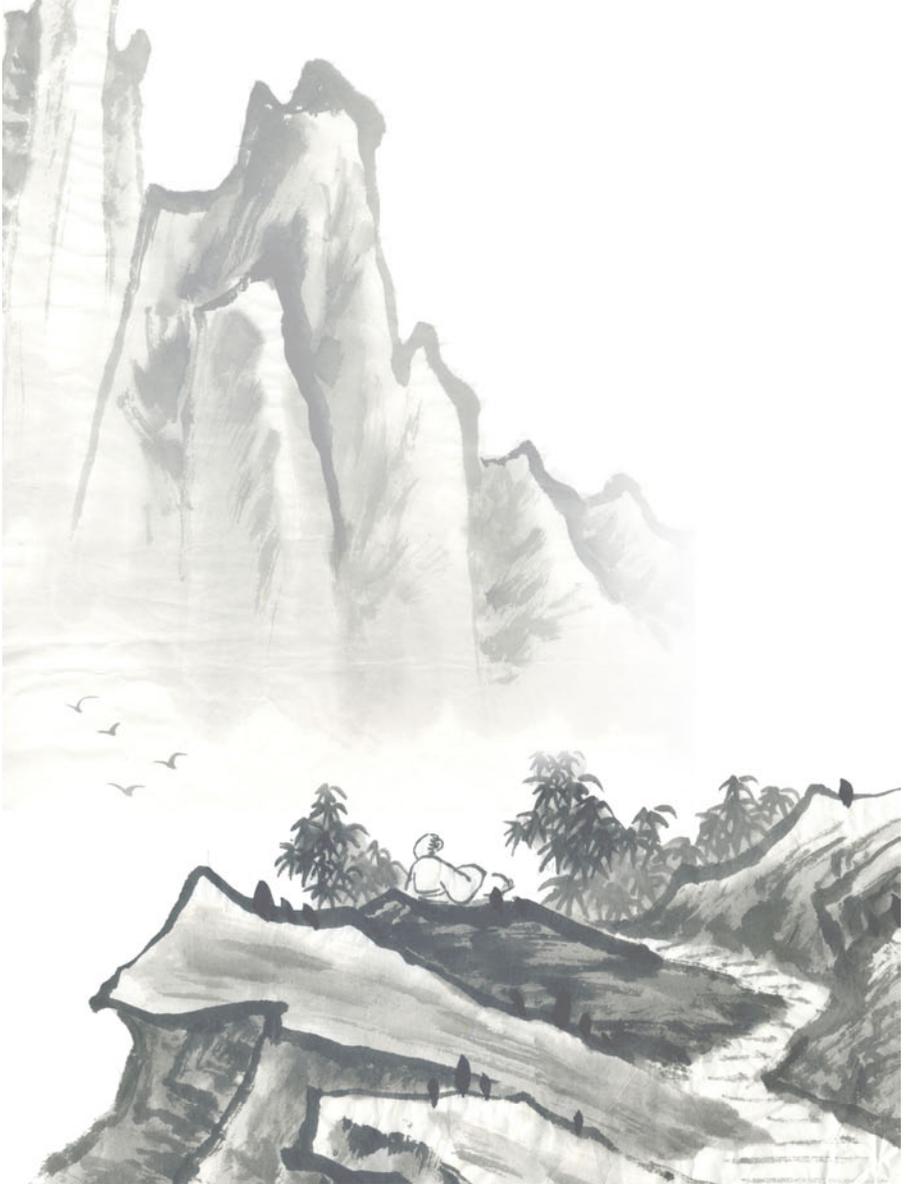
世尊因地，布发掩泥，献花于然灯佛。然灯见布发处，遂约退众，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时众中有一贤于长者，持标于指处插曰：「建梵刹竟。」时诸天散花相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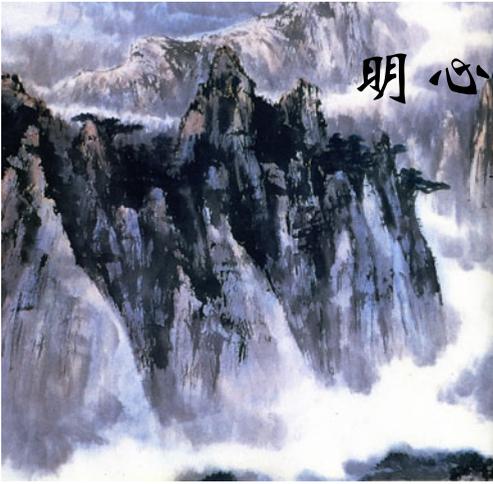
世尊尝于阿难行次，见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礼。阿难曰：「此是甚么人塔？」世尊曰：「过去诸佛塔。」阿难曰：「过去诸佛是甚么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难曰：「应当如是。」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处过夏（于皇宫等三处与诸女人等共同过夏），迦叶欲白椎搦出；纔拈椎，乃见百千万亿文殊；迦叶尽其神力，椎不能举。世尊遂问迦叶：「汝拟搦哪个文殊？」迦叶无对。（昭觉寺克勤禅师云：「可惜放过一着。待释迦老子道『你欲搦哪个文殊？』便与一椎，看他作么合杀？」）

如是处处直指之公案，若能在其中某一公案中着得一只眼，便入菩萨数中，离诸声闻僧数，从此真入内门广修六度万行，成真佛子也！万勿忽之！诸位大牛之子孙们！于此何妨留心参详？且思索一番：世尊如是开示之目的，是要大家观察他的紫磨金身；然而哪个才是他的紫磨金身呢？且立限三年参

之，万勿中途罢废，更莫墮于离念灵知无事境界中唐费宝贵光阴；平实伫候佳音，冀得把手共行！（待续）





明心与眼见佛性

—驳慧广〈萧氏「眼见佛性」与「明心」之非〉

文中谬说

正光居士

平实导师 序

不懂真正佛法的六识论者，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会产生严重错误，必须句句给予辨正说明；若欲将其一篇文章全部错误都解释清楚者，必须以极大篇幅才能竣事。如是事实，已显示相似佛法戕害佛弟子法身慧命之严重性；而慧广法师正是此等人，是故辨正他的法义时，必须浪费极多的文字才能说清楚。而慧广对此丝毫都没有警觉，反而对此事洋洋自得，意在彰显他坏事有余的能力，意欲令人对他不能加以忽视，这显示了慧广贪著名闻而不重视法身慧命的心态，都在我所上面用心，不能触及我见的内容与断除，是名难可救度者。

正光老师忒煞慈悲，一心想要救度慧广法师；此前已因慧广著文妄说，诽谤《大般涅槃经》佛所说之眼见佛性妙法，故已出版《眼见佛性》结缘书，欲救度之；时至今日，看来似无作用，悲愿未能成就。今日复因慧广继续扭曲法义，妄语谤法，正光老师欲再度救之，期能得度，故再为文著书，详细为

慧广法师言之；书中法义胜妙，尚非阿罗汉、辟支佛之所能知，亦非真实明心之初悟菩萨所能悉知，如是再利慧广法师；亦借慧广谤法之缘起，同利广大学佛人，成就一段利乐有情大业。

前于正光老师《眼见佛性》书中序文，平实曾对慧广法师多所教示，不料反招其谤，都不能有益于慧广；而正光老师于彼书中之细说者，亦无能有益于慧广，今又再为慧广法师而成此书，可谓应为慧广而作之事已毕其功；借此应为学佛人之见道所作之说明，亦已毕其功矣！此后慧广所能再言者，唯是针对如来藏妙法再引诸经加以曲解，而作重复否定、重复毁谤，此外无所能为。若慧广法师读此书后依然不能得度，于所堕负处都不承认、不改过，继续以谤法之手法而欲套取密意者，终必仍旧不能得遂心愿；盗法之人必为性障所遮而使智慧无法生起故，窃知密意者亦无法生起证悟者应有之智慧与功德受用故。

今观正光老师悲心特重，欲救护慧广法师远离谤法之地狱业，故有此书之再作。然而众生有可度者，有不可度者；不可度者应俟未来一世、多世乃至多劫以后方可得度，今时终究无法强度。而正光老师为慧广法师所作者，至此亦已足够，所应为慧广说者皆已说故，而慧广法师面对正光老师此前所说正法，并无丝毫信受之意，于自身所堕极多、极明显之负处，仍极力狡辩而不承认、不改过，似是智慧欠缺故阅而不解，纵使再作百万言而说之，对慧广其人终将无所益之。此谓慧广法师对于自己所说谬法之被破而无能力回应，采取回避而不承认、不改正、不依同一议题辨正，而不断另辟新题目，永无止尽的

打笔仗等不理性作法，而对自己之错误仍无了解；对于自己明显违背圣教之处，虽经正光老师之指教仍无法获得胜解，故再三以不如理作意之认知而继续无止尽的狡辩。如是读而不解之浅智者，尚无断我见之因缘，何况能得悟入真心如来藏？何况能生般若智？而正光老师为彼所作极多、极慈悲、全属如理作意之开示，似乎不能使慧广有得利之处，而慧广在逻辑学、因明学上之智慧仍极粗浅，故仍不足以理解正光老师书中所说法义。

平实言慧广能被正光老师看重而给与极多之关爱，乃因正光老师为其所说法义已至老婆无已之地步，应为慧广法师而作者今已齐备矣！若再为其多说，仍将无益于彼，徒然招致慧广法师更多谤法言论，更将招致慧广顾念名闻与利养而更造作更多谤佛、谤法恶业，于慧广之道业终将无所增益，徒然增其口业。然正光老师既已完书，无妨借此一书再利佛教界诸多大师与学人，令学佛人了知明心不等于见性之事实；日后若得真悟时，即可免于妄谤见性境界之过失；则正光老师此书中细细区别明心与见性之异处，显然大有功德，于正法之弘传亦将大有作用。今以此书已经完稿，求序于余；因造此序，以述缘起，并将于连载完毕后由正智出版社出版而广流通。

佛子平实 谨序 2006/10/17

〔编按：下一期起将连载正光居士的《明心与眼见佛性》〕



(连载二十三)

施瑞雯见道报告

我的外婆茹素，笃信佛教，母亲也很早就入佛门。小时候问母亲：「为何要信佛？」母亲总是回答：「反正很好就是了。」所以我总以为佛教与道教类似，都是在求平安、求财富等。当时的我一点也不想深入佛法，不过因为我向来乐于听受长辈的话，所以母亲要我陪她朝山，要我皈依，要我背持大悲咒，我都做了、也背了。大学毕业后，忙于工作、结婚、育子，终日在世俗事上烦心，开始觉得：「难道就这样过一生吗？」孩子陆续上小学后，家中经济状况却逐渐恶化，心里烦恼不已。但每次瞻仰 观世音菩萨圣像时，心中却很平静，总觉得他了解我的苦，就这样开始想入佛门；这时是二〇〇〇年，约四年前的事。

当时我的姊姊在上《菩提道次第广论》班的课，一听到我想学佛，十分热心的帮我报名，所以我上了八个月的「广论」

课，越上越疑惑；再加上听说三年上完后，得再回锅读三年；心想：「怎么这样抱着一本论读六年，只读论而不读佛经呢？怎么不是从经入门呢？」我觉得不相应，所以就离开了。（编案：《广论》的内容就是密宗黄教宗喀巴，依月称法师的应成派中观邪见而造的断灭见。但因同时主张缘起法的意识心常住不灭，故又落入常见中。《广论》后半部所说的止观，全都是喇嘛教承袭自天竺坦特罗「佛教」的无上瑜伽男女双身修法、轮座杂交。不久之前台湾社会侧目的谭崔瑜伽众多男女同处行淫，即是西藏喇嘛教承袭自古天竺坦特罗「佛教」的无上瑜伽双身修法。「坦特罗」今译为「谭崔」。）

这时家中同修也开始学佛，他的方式是广阅佛经及各家书籍，我们并不迷信各大道场的法师，总觉得应依法不依人。有一次，同修于图书馆借到了《真实如来藏》，看完后说：「这位作者是位善知识，真想再看看他的其他著作。」有愿就会成，没多久，在偶然的时机，又得到《无相念佛》及《念佛三昧修学次第》两本书；同修看完后，依着《无相念佛》的次第练习，直说这个法棒极了，因此决定到同修会上课。我于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开始上周五班 张正圆老师的课，而同修晚我一期，上周四班的课。

第一次到讲堂上课，心里有股莫名的欢喜，觉得应该要护持讲堂；可是我的经济拮据，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是够用而已，没有积蓄。因此我诚心祈求 观世音菩萨，帮助我能于每个月的生活费中省下五百元，用来护持讲堂，竟然实现了。后来我再发愿，愿能每个月省下一千元护持讲堂，又实现了。不过，这已经是我经济上的极限了。



未入讲堂前，我的佛法知见几乎是一张白纸，没想到会学禅法。总以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最殊胜的法门；觉得禅是很玄的，是哲学思想，很不实在的。当初进入正觉学法，只想学会无相念佛，没想过要明心或见性。可是学到约一年后，知见越来越具足，也了解若要修行佛菩提道，明心是唯一的一条路，否则无法入门修。而正觉讲堂，除了平实导师，还有许多亲教师等善知识，这么好的机会与环境，当然我在这一世一定得明心，而且更要精进。此生定要比往昔无量世以来，所修学的更为进步，因为值遇善知识的机会难得啊！

张老师待人诚恳，和蔼可亲，可是又有威严，所以我有些畏惧她，面对她时，常说不出话来。不过我很喜欢上张老师的课，因为她能将深妙的法义，用浅显易懂的文词或比喻，让我们了解。内容由浅入深，有条理。我很羡慕，真希望自己也能早日学得善巧方便，学得善观众生根器，而能对众生宣说正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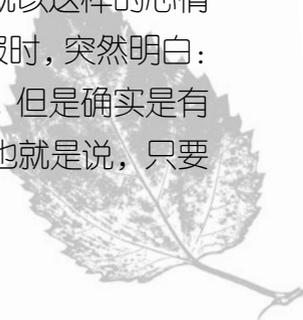
有一次上课，张老师说：「忏悔、发愿、回向，很重要。」自从那天开始，我每天必做这三件事，直到现在约两年，几乎没有间断过。可能因为这样，这两年半的修学，几乎没有什么大障碍；由拜佛、忆佛、拜多佛、看话头、起疑情至参话头，每个转折上，老师随讲我都能随入；有时有疑惑，却总能在下次上课时听到老师的讲解。也感觉佛菩萨时时都在观照着我，我也都遵照张老师的进度用功。

二〇〇三年刚过完农历年，同修会发生了法难，许多人（编案：二百余人）因此退转，我却一点也不受影响；虽然平实导

师（针对此次法难所写）的法义辨正（书籍），我看得似懂非懂，可是对正觉所传的了义正法有信心，坚信正法在此。再加上 张老师教导我们不要攀缘，所以那些离开正觉的同修，我一个也不认识，从没有人来转我们二人，心情很平静，也更坚定自己要早日见道的决心，精进潜修，以具足能力为正法弘传尽一份心力。此时，看到 张老师义无反顾的扛起台中班及台南班的课程，心里十分赞叹 张老师的勇气；相信当 张老师答应接下班级时，心里没有一丝一毫顾虑自己会多忙、多累，只是一心为正法、为众生。若非菩萨，哪能有这样的心行呢？ 张老师又给了我一个好榜样。

二〇〇三年底，听到会里已觅得适当地点将建设正觉寺的好消息；心中很惭愧，自己经济能力实在不足，无法护持。回家后，想到还有一些首饰，或许可以变卖，筹得一些款项；与同修商量后，拿到附近银楼，顺利的变卖，筹得一笔小金额，护持正觉寺。由于自己往世布施做得不好，以至于现在在经济上，只能微尽绵薄之力护持，真是惭愧。后来在课堂上， 老师说班上另一位师姊也类似于我的状况，我很能体会那位师姊的心情。

递交禅三报名表后，虽然希望能被录取，但是得失心不重；心想：若此缘未熟，再继续努力。我既已发愿此生一定要明心，以长远心来看，相信明心是迟早的事；就以这样的心情继续用功，此时疑情已经很浓了。一日在晾衣服时，突然明白：当我只专注看某件东西时，耳朵虽然没注意听，但是确实是有声音入到耳朵里面，鼻、舌、身、触也相同。也就是说，只要



根尘不坏，第八识恒时显现着内相分，而妄心只执取它想执取的那部分。也明白《真实如来藏》书中，平实导师针对外相分、内相分、见分所做的警卫室中摄影画面的比喻，心中肯定「的确有个第八识在运作着」，这一点，以前从来没有察觉到。

二月中旬，一日于拜佛正要起身时，突然起了一念：难道□□□□□□□□就是第八识？再深入思惟，第六意识须「意、法为缘而生」，第七末那识（意根）更须依附于第八识才有作用，第六、第七识都是心法，没有□□□□□□□□的功能。而第八识有种子流注，能生万法，应该是第八识□□□□。再深入想：□□的各种粗细运作，□□□□如：□□、□□的运作，应该也是第八识□□□□。虽然心中认为□□□□□□、□□都是第八识的功能所现，但是又生一疑惑，觉得这里面好像也有妄心；而何者为真？何者为妄？无法分辨清楚。

因此又继续参究，数日后又于拜佛时，突然灵机一动，啊！我知道了！□□□□□□□□是第八识，没有语言文字而能分别方向、方位等，如：伸手时要举多高、伸多远、要继续或停止、速度要快或慢等，这些都是妄心的作用（妄心能离语言文字而作这些分别）。也就是说，第八识在六尘上完全不分别，但它能□□□□□□□□□□，恒时□□运作，所以说它「恒而不审」。而妄心却是刹那刹那分别、刹那刹那作主。再将第八识的体性一一审查，觉得没错。此时心中大致确定找到真心了，但不知是否完整？是否这样的见解能达到被印证明心的标准？所以还是不敢怠慢，每天照样用功；可是奇怪？疑情不见了，拜佛时无法起疑情参究了。

样，我结结巴巴的回答。这时的我，就像 张老师所说的：「初悟的人被人一问，常张口结舌的说不出话来。」最后 平实导师交代我去体验喝水，但是得先到 佛前礼拜，感谢佛恩。此时泪水已忍不住在眼眶中打转，我并非喜极而泣，而是惭愧与感恩。此生活到四十多岁，才找到真正的「我」，在此之前一直为无明所障，一直贪着于五阴，轮转生死不已。佛说了那么多的法，直到现在，我才体验到当中的真实义理。若非佛菩萨暗中助我，及老师的教导，我怎能由三年前在佛法上是一张白纸，而三年后却能顺利破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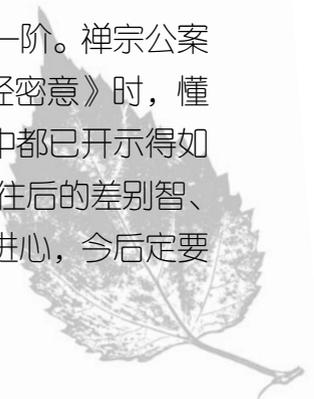
回到座位喝水前，先将 平实导师的问题整理一遍（因为不能做笔记，深怕以后会忘记），这才发觉这些问题环环相扣，能让我理路通达。先是确定如来藏□□□□□；入胎后，如来藏（阿赖耶识）摄取四大，先生五根而与意根具足六根，再出生内相分的六尘，再辗转出生六识，如此十八界具足，再衍生万法，所以万法皆由如来藏（阿赖耶识）所生。又开示非有另一真如出生如来藏（非有另一真如出生阿赖耶识），因为（假使真的有另一真如可以出生阿赖耶识的话）如此一来，（真如也应该是能生万法的心，则入胎后的真如也将会和阿赖耶识一样的制造另一个色身，将来就会有两个人出生了，真如心及阿赖耶识就都会成为各有两个了），即成为有增减，有生灭，这是矛盾的，由此更确定如来藏阿赖耶识为万法的根源。而如来藏阿赖耶识因为是真心，非妄心，所以对外六尘离见闻觉知，但却又能了知□□□□，而□□□□。最后 平实导师还不忘叮咛我，要懂得善守密意，不可为人明说而亏损如来。平实导师真是面面俱到，至诚感谢 平实导师巨细靡遗的

开示与指导。

简单的喝水□□，却隐含着深妙的法。先是体验□□，由□□□、□、□、……等，皆有作用，原来一个简单□□□□，几乎□□□□□□，而妄心却不断在了知、分别、作决定。真妄配合时，就好像妄心是个□□□□□□□□，而真心是□□□□□□、从不分辨、从不抱怨□□□，真是「无所住」。但是这个□□的□□，才是真正的主人，才是真心，妄心执持真心□□□□。平实导师针对喝水的法，所做的开示，又让我领悟得更深细。也可由□□□□□□中，观察哪些是□□，哪些是□□□□□□而来，以后有机会，真得好好观察□□□□□□。

第四日下午，平实导师要我们体验：□□与□□□□□□时，真、妄心运作的情形。□□□□□□，轻松自在，也是□□□□□□大都有运作，而眼识、意识分别方向、方位。但是一□□□，马上□□□□□□□□，听觉、触觉变得很敏锐，□□□□□□□□就觉得累。平实导师在开示时，重点在于让我们体验：见的当下就已了别完成。闻亦相同，故不能说「一念不生时的觉知心为真心」，因为虽然一念不生，但仍然有见闻觉知，仍然有了别、分别，此仍是妄心。四天三夜的禅三就此结束，带着感恩与丰收的心情回家。见道后的功德受用，可以三个事实来说明：

一、感觉自己的般若智慧，突然往上跳了一阶。禅宗公案看得懂了（明心的公案），再读《心经》及《心经密意》时，懂得更深一层的义理，原来《心经》、《金刚经》中都已开示得如此贴切，若非破参，是不会懂的。但是也发觉往后的差别智、道种智，要学的还太多、太多，不由得发起精进心，今后定要



比破参前更用功才行。

二、能对众生自然生起平等心。破参后，有一日看见一只蚂蚁被水滴困住，当看到它挣扎的样子，我突然想到：它与我皆有个一样体性的如来藏，不由得对它生起平等心，而将水吸干，助它脱困。对畜生尚且能如此看待，何况对人更是容易生起平等心。

三、不畏惧死亡。破参前，每天于佛前发愿「愿穷未来际，尽自己的能力护持正法，即使牺牲身命，在所不惜」时，心里总觉得虚虚的，真的舍得牺牲身命吗？破参后，仔细思惟色身、五蕴、十八界乃因缘和合而成，皆由如来藏所生，皆是虚妄的。没有了这一期身命，仍有如来藏能生下一期身命，而此生所修所学的善法，也不会灭失，有何好畏惧的呢？至于眷属、子女，他们也各有如来藏，依其业种过这一期生命，有何好担忧？好舍不得？因此，即使现在就要舍报，也无所畏惧。只是若非寿命已尽，或为护正法必须舍命，我可不愿意现在就死，因为才刚破参，才刚要入门修学，怎能轻言放弃生命呢？

（还是得要依照菩萨戒来爱惜有用之身，除非是为护法，不可故入难处而轻言舍命。）

反观自己能于三年就顺利的悟得本心，内心至诚的感恩佛菩萨冥冥中的护佑，使我得以依止真正的大善知识。至诚的感恩平实导师施设无相念佛的法门，使我们能进而看话头、参话头，而证得生命实相根本——如来藏阿赖耶识，法身慧命得以豁然全现，能真正进入菩萨道的修行。更至诚的感恩张老师的倾囊相授，苦口婆心、谆谆教诲，张老师的一言一行都

将成为我修行上的好榜样。也至诚的感恩义工菩萨们，不辞辛劳的护持着我们，使我在安稳、舒适的环境中，专心的求道。这两年半来，在正觉讲堂的点点滴滴，内心的感激非语言能表达于万一。平实导师曾开示：「悟后要能转依如来藏（的无私无我性），如此才是真悟。如果不能转依，知道答案了，也仍然不是证悟。」我定会时时记得这句话，身体力行，也要比破参前更努力精进，跟着老师一步步的学习，愿能早日具足能力，协助弘传了义正法，帮助有缘众生同证菩提，以报答佛恩师恩。

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

学生 施瑞雯 顶礼

公元二〇〇四年四月十三日

〔编案：《我的菩提路》连载，至此圆满，将由正智出版社结集成书，并在书局上架流通。〕





(连载四)

四. 何谓证悟?

接下来就是说,当你不是选择阿含解脱道,而是选择了涵盖阿含解脱道的大乘佛菩提道,想要真的实行菩萨道而广度有情众生时,首要之道就是先断我见及求明心开悟。想要明心的话,对于参禅悟道必须具备的正确知见,必须先熏习。如同采摘中药草,须要先了知药草的形状、特性等等才能去采摘,否则茫无头绪,如何来采?证悟明心也是一样,您想要证悟明心,究竟是要悟得什么心?真心有什么特性?有什么功能?什么是常住不坏的真心?什么是缘起性空的妄心?二者有何差异处?都先要有一些认识,您才不会像在大海里捞针一样毫无目标;否则,连门都摸不到,要如何入门而开悟?禅宗开悟虽然是无门之门,但只要是遇到了真善知识,他必有善巧方便,来引导您步入无门之门,不会像一般的瞎眼阿师说:「禅是无法可说的。」或者说:「开悟是不能讲的,也是讲不出来的。」那么请问你:「佛说法四十九年是在说什么?拈花微笑的公

案又在说什么？历代祖师的公案又是在讲什么？」真的无可说吗？只有尚未开悟的阿师，怕徒弟们问他有没有开悟，才会说是无可说、不能说；那是不懂装懂，让您以为他真的是懂，只是笼罩您罢了！要是真悟的禅师，必为您处，决定不会说：「禅悟不可说出来，禅悟说不出来。」

佛菩提道的第一步就是明心，明心开悟就是证得第八识如来藏心，所以对八识心的体性有什么不同，要多少了知一下，您才能从中找得到您所要找的真实心。前面有提过，心王有八：第八识阿赖耶识、第七识末那识，第六识意识及前五识；有时合说为前六识，是指第六识及前五识。八识心王依体性之不同可分类为四种，略说如下：

（一）第八识（阿赖耶识）是「恒而不审」；前七识及六尘万法皆从它而生，无始以来心体常住，是不生不灭的常住心，它离见闻觉知故不分别六尘万法，故六尘万法虽从它而生，它却对它们从不思量亦不作主，这就是开悟明心所找到的真实心。

（二）第七识（称为末那或意根）是「恒审思量」；它遍缘一切法，因为恒时于其所缘诸法思量该取该舍、该作不作，所以它是六尘万法中时时作主、处处作主之心。它从第八阿赖耶识中出生却不自知，反执第八识为自内我，将第八识据为己有。由不肯承认自己虚妄故，由遍计（贪着）诸法故，恒令第八识流注自身之种子而使意根自己不断的从第八识出生，而能于三界中现行不断，吾人之五阴亦因此而不断的于三界中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故吾人于六道中轮回生死不能出离，皆因意根

之执着而起；而意根这个执着性，却是由意识的无明——错误认知——而使意根不断的产生执着性。所以顺观十二因缘法时「无明」排在第一，辟支佛及阿罗汉皆因断了意识的无明而使意根的我执灭失，才能灭尽十八界而入无余涅槃。又意根因了别慧很微劣，不能细分别六尘万法，所以经常令第八识出生前六识来协助分别。

（三）第六识意识是「审而不恒」；意识具有思量性，但依意根而转（即听命于意根）故不能作主；它善能分别六尘万法，亦能分析、衡量意根所取诸法之利弊得失，让意根能作主决定，是意根最得力的助手；意识须依意根与阿赖耶识之共同配合，才能存在及运作，也不能离开法尘而单独现行；必须同时依于阿赖耶识、意根及法尘（若生于欲界尚需依于五色根）才能现起、作用，故属依他起性。又五色根为吾人意识之所依，当五根之功能羸劣时，意根便不令它现行，让五根休息，故意识非是恒时不灭而是夜夜断灭的识。尚有其他状况意根亦会不令意识现行，此处略而说不说。

（四）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识）是「非恒非审」，只能了别五尘粗法；如眼识之了别青黄赤白……等粗相，但不能了别细相，因此只能配合意识、提供意识所需而使意识能作更微细之分别判断；其余四识也是如此，只是配合意根、意识来运作的，自己不能作主及思惟判断。

此八识心王虽然各有体性，但却能和合似一，配合无间圆融无碍，凡夫众生往往把这八识误认为只是一个心。在这八识心王之中，每一识各有每一识的作用，不能互相替换，你不能

够把第六识当作第八识来用，也不能够把第七识当作第八识来用；也不能说悟了或成佛以后只剩下第八识而没有了第六识、第七识，仍然是八个识都具足存在的；只是成佛以后种子不再变易，八识心王都是究竟清净的，因此而发起四智圆明的佛地究竟境界。

八个识当中，谁是真心？谁是妄心？一定先要有所了知，否则误把妄心当作真心来认、来修，错把一念不生的妄心意识当作是开悟的实相心，那今生想要开悟就很困难啰！从五蕴十八界的一一蕴、一一界去探讨分析，能如实的思惟推敲比对与现前观行，是很重要的。由阿含解脱道的实证来说，五蕴、十八界是因缘和合所生之法，无有常住不坏之我，终究是会坏灭的，所以说五蕴是无常。又五蕴中之识蕴六识心一直在分别六尘，前六识是以意识心为中心的，但意识心如前面所说是缘生缘灭之无常法；意根是依于第八识及自己的我执无明而生，亦属因缘所生法，也有断灭的时候，在阿罗汉入涅槃时也是要断灭的。二乘圣人入无余涅槃时十八界皆灭，所以七转识都无真实不坏之自性，都是可坏灭之法。如此去实地现观以后：「喔！我了解了！原来前七识皆是妄心，不是我应该追求宝惜的，就只有真实不可坏的第八识如来藏，才是我应该回归的真正家乡。」

修学大乘佛菩提的人，若已了知前七识是妄心，是虚妄之法，那就把前七识灭掉，进入无余涅槃，剩下的心不就是第八识如来藏吗？那不就开悟了吗？这样可不可以呢？答案是：「不可以！」因为如果只剩下第八识如来藏，没有了前七识，

第八识离见闻觉知且不能返观自己的存在，根本就无法了知自己，那要如何来明心？没有前七识，您就不存在了，那您又如何能来修学佛法、求证菩提、明心开悟？所以修学大乘佛菩提的人，明心开悟的道理，是要用妄心去找到真心的。如果舍弃妄心不用，或是把妄心保持在一念不生而不分别、不参禅的无记状态，却想求明心证悟实相，终不可得。二乘菩提就是把妄心灭了，十八界灭了，而可以出三界；可是在无余涅槃的境界中，阿罗汉自己的七转识都不在了，又如何能了知第八识如来藏在何处？所以还是不知道生命的实相，还是不知道如来藏在哪儿。就因为他们没有证得第八识真心如来，所以不能发起般若实相智慧，才说他们只是证得二乘菩提的解脱果而已，不能成为实证佛菩提的菩萨。

大乘禅宗的开悟明心就是找到了自己的真心第八识如来藏的所在，亲证第八识的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如是才能现观第八识的种种体性（功德性）而生起真正的般若实相智慧；若没有证得如来藏，就只能理解般若实相的表相，无法发起真正的实相智慧；所以想要证得真正实相般若智慧的人，首要之事就是求证如来藏——禅宗的开悟明心。

想要证悟明心，必须要有工具，这个开悟的工具就是妄心：用会分别、会思惟、会寻找的妄心意识，来寻找无分别性的真心如来藏，才能找到本已存在的如来藏而明心；因为真心如来藏离见闻觉知，也没有分别性，所以它不会自己找自己，也不会把它自己的所在告诉您。当代的大师们全都悟错了，原因就是想要把妄心自己变成第八识真心；或是直接把妄心当成

真心，就说是开悟了，结果都落到意识里面去了！因为妄心意识永远都是第六意识，永远都是因缘所生法，不可能变成本来常住之第八识如来藏。

他们都是把意识修行到一念不生时之境界认为就是开悟的境界，可是真心第八识如来藏却本来就是一念不生、本来就是无分别，不是靠修行才变成一念不生及无分别；他们的一念不生却是修行以后才获得的，并且不是修到一念不生以后就永远都一念不生；而第八识如来藏却是修行以前就已一念不生，修行开悟以后也仍是一念不生，是与定中一念不生的意识觉知心同样一念不生的；而意识出定以后出生妄想、妄念时，如来藏仍是一念不生的，不是修行以后才一念不生的。

修行而得之法必是生灭法，非如佛经所说本来常住不灭之法；假使有人把妄心意识修到绝顶的纯清，进入非想非非想定中，极长时间住在离念境界中，仍然是意识，不能改变意识心成为真心如来藏；因为能觉能知、能住在一念不生境界中的意识，以及能处处作主、时时作主的意根都不具备真心的体性，永远都不可能借由修行来变成第八识真心。若有人想要借由修行将完全不具备真心体性之妄心变成真心，就如同想把「沙」煮成「饭」一样的无智，饭是要以米来煮成的，不是以沙来煮成的；米是如来藏，沙是意识，不可变来变去、混为一谭。

佛菩萨都说七识心是妄心，是教我们不要去执着它，因为妄心不是常住不坏的心，也不是本来清静的心；它不是我们所要亲证的真心，但却是要用它来作修行的工具才能找得到真心如来藏；因为真心无形无相而又离见闻觉知，不会返观自己的

存在而了知它在何处，所以我们得要有能分别的妄心才能找得到它，所以不能舍弃能分别的妄心不用。要用能分别的妄心，来找到本来就是无分别的第八识真心，才是禅宗般若禅的正确禅法；当您找到了本来无分别的心，才是真正的亲证实相，才会开始出现般若实相的智慧，就能生起般若经所说的智慧；然后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地地增上，圆满成就佛道，这才是真正的证得无分别智——既是无分别而又同时有智慧可以为人说法——不是一念不生而无分别、不能为人说法，成为无分别而无智的白痴；也不是悟时无分别，为人说法时就变成有分别；而是悟后独住时以及为人说法时，都是无分别而同时又有实相智慧而能分别，都是一念不生而又不妨念念为人说法。这才是真正的佛菩提道。如果所证悟的不是第八识真心，那就不可能成就这种无分别而又有智慧的实相境界，就绝对不能说是开悟明心亲证实相。

有一位大师说：「开悟的人不会说他已经开悟，说自己已经开悟的人就不是真正的开悟。」说这句话的大师是根据什么来说的？这其实是不如理作意，以及想要隐藏他自己未开悟的事实，而又要令大众认为他已经开悟的说法，此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我们不禁要请教这位大师：「当您说这句话的时候，您心里认为自己是开悟了呢？还是未开悟？若您认为自己已经开悟，那跟说与不说又有何差别？若您认为自己未开悟，那您是如何知道开悟的人不会说他已经开悟？」正如同一家旅行社的领队，他心里一定知道自己是领队，不管他有没说他是领队，他还是领队，当他有必要的时候一定会向别人

说他是领队，您能说「**领队不该说自己是领队，说自己是领队的人就不是真领队**」的话吗？这话能说得通吗？真正证悟的善知识所说的法，是不会违背了义经典的，是能经得起诸方来拣择的，能够长时间经得起诸方严厉考验的人才是真正善知识，特别是能面对全体佛教界的最严格检验者；所以辨别真假善知识，不在于善知识说悟与不说悟的问题。真正证悟的善知识，绝对是有证量的，如同领队旅行的人，必须有亲自走过观光胜地的领队经验才是真正的领队。从密意来说，开悟的密意是不可以明说的，这是遵从 世尊告诫之意：密意不得泄漏给悟缘尚未成熟的人。所以除了不可说密意之外，其他的皆可说。如同禅宗公案，所说的皆同一味，不都是开悟的人已经在说开悟的境界了吗？只是未悟的人看不懂而已。

「说自己开悟的人，他就是没有悟的人。」这话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譬如《六祖坛经》六祖开示云：「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这不正是六祖明说自己证悟了吗？而且他说法利生三十七载了，能说六祖「自称开悟的人就不是真悟」？只是真正证悟的善知识，不会逢人便说自己已证悟，只是告诉您要如何修行才能真正的找到第八识真心，会观察您是什么地方悟错了，善知识会指导您正确的方向，而且能确实了知您是否已证悟，因为善知识是如实走过来的。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菩萨破颜微笑。世尊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请问 佛世尊开悟了否？佛不是公开说自己已证悟了吗？依照那位大师的逻辑，他心中是否在指责 佛陀没有开悟呢？

真正的修行，要依止真正的善知识，因为善知识所证悟的是第八识如来藏，不是把妄心处在离念灵知境界而自以为悟。自己要先证悟到第八识如来藏，然后才有能力来教导佛子们证悟明心；已证悟的善知识，他所撰述的著作与开示之法语，与未证悟的人所说的开示，绝对是迥然不同。未证悟的人却说能帮人证悟，在佛菩提道上来说，那是不可能发生的；就好像是不会游泳的人，说他能下水把人救出来一样，那是满口荒唐言，只能蒙骗三岁小儿。

五. 悟错的知见：

在这里把一些悟错大师的知见提出来，供佛子们来认知。为什么是错的知见？这些知见，乍看起来好像都对，不易察知，这种似是而非的论点，至今已普遍存在于佛门之中；如果不提出来，大家会误认为是对的。深怕佛子们错把黄铜当作真金来看，就将无法证悟——把错悟当作真悟——将会永远在三界中生死轮回，所以必须为未悟及错悟者提出来讲。

（一）缘起性空：

第一种误会佛法的人，就是用缘起性空来解释般若，认为一切法缘起性空就是般若所说的空性，把空性当成法性是空无，不能了知空性与空相之真实义理；「空性」是说真心的法相是「空」，但却有真实的体性，其性可用，称为「空性」；「空相」是指空性所出生的蕴处界诸法，都是缘起缘灭，皆是

因、缘和合而生，无常变异，终归坏灭，无有真实不坏之自性，故又名缘起性空。如是「空性」为常住不灭，是一切众生的真实依止，是可用之法。如是常住可用之法，经由参禅而找到它，就会生起解脱及法界实相的智慧，这样实证才有意义。而「空相」（缘起性空）仅是蕴处界诸法之一现象而已，这种现象终于无，是生灭法，并无实体，是不可用之法；依于缘起性空所建立之涅槃有如空中楼阁，根本无法建立，纯是想象之法；想象之法纯属妄想，无「实」可取。如是「空性」与「空相」二者之义涵有如天壤之别。

又蕴处界诸法虽是缘起性空，然却依「空性」之如来藏而有，故阿含解脱道是依无余涅槃中的本际如来藏而说蕴处界缘起性空，不是像印顺否定如来藏而说缘起性空的。否定如来藏而说缘起性空，即是「断见论」者，是外道，于佛教中不得名为「法师」。而《心经》的意旨在说真心空性与蕴处界空相非一非异之关系，又因真心与蕴处界和合运作，均是「空」的法相，故合称「诸法空相」。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虽然皆是生灭法，但若不由「真妄合和」「非一非异」之关系与事实，吾人将无法依于五蕴而找到常住的真心。故学佛者不应执取五蕴中之任何一法为常住不坏我，亦不应舍弃五蕴去求取真心，这才是《心经》的原意。

《维摩诘经》云：「法不属因，不在缘故。」第八识如来藏不是因缘所生之法，有因有缘所生之法，必会因灭缘散而断灭。蕴处界都是缘起法，所以其性无常归于空无，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空相；而空性第八识如来藏，无始劫以来，从无一刹

那断灭过。第八识如来藏是一切法的根源，非是生灭法，所以它无所归，不可归于任何一法；有所归的法，必是生灭法。若离空性心如来藏，即无有蕴处界一切法等；因此，一切法不得离第八识空性心而有；如果说缘起性空的解脱道可以离开空性心第八识如来藏而修而证，则缘起性空的解脱道，与死后断灭的外道论相同，也与自然外道蕴处界无因而有之缘起法相同，成为外道法。若无第八识空性，入无余涅槃时蕴处界全都灭尽了，则一切都成了断灭空，何异断见外道的断灭空？由这个缘故，不可从蕴处界缘起生灭变异之法，反过来解说不生不灭之空性心如来藏，那真是戏论。应该要依不生不灭的第八识空性，来说蕴处界的缘生缘灭、无有真实不坏之自性，才是阿含解脱道的正说。

（二）一念不生：

另一种错误的知见，是把「一念不生」的意识妄心当作真心。一般人常把一念不生的觉知心——离念灵知心——错认为是真心，打坐时坐到一念不生的境界，以为修到没有妄念时意识妄心就变成是真心。但是，一念不生之离念灵知心，再怎么细还是会有许多的微细念，只是静坐学「禅」的人不知道而已。先说明妄想与妄念之差别；一般人有妄想时常不自知，等到有一天学打坐，在打坐当中突然有一念头起来：想起十年前张三欠我豆腐钱没有还。心中在盘算要不要他来还钱？「算了！不要他还了，我打坐要紧。」此即是语言文字的妄想，这种妄想念念念生灭不已，是一般人的常态。而妄念不同于妄想，妄念只是常有一个念头一闪而过，虽然这个念头没有语言文字，

但是您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其意思，但不会继续跟着此念生起语言文字想下去，这才是妄念；没有了这种念头，才算是真正的一念不生；没有语言文字的妄想，只是没有妄想而已，不是真的一念不生。

但不论是妄想或是妄念，打坐时坐到无妄想、无妄念的觉知心就是真心了吗？无念时就可以说没有意识觉知心了吗？如果说无念时就可以认为是无觉知心，请问：**「当您坐到一念不生时，为什么禅堂中的引磬声，您还会听得清清楚楚、知道要下座了？」**这表示当您坐到一念不生时，您还是很清楚的了了而知：了知五尘境界，了知您仍在一念不生当中。您听得到声音，就表示您还有了知；有了知时就是觉知心意识仍然存在。可是第八识真心从来不了知五尘境界，而一念不生之中仍有觉知心能清清楚楚了知五尘，还有这个了知心，就是意识心；这个意识心永远不可能变成第八识真心，永远是第六识。

真心一向是离见闻觉知，所以赵州禅师才说：**「老僧不住明白里。」**真心又老又聋，它不知下座是何事？一念不生的了知心如果是真心，想要勘验对或不对，那可简单了：您可以请人用一支木棒往您头上用力敲下去，一敲就昏过去了，此时您还有一念存在吗？这不是真正的无心也无念了吗？恭喜您！您这时真正的开悟了！依照您这样的想法，此时的您，意识心不现起，您的见闻觉知心断了，不省人事了，您已经是真正的一念不生了，那您不就开悟了吗？可是说实话，真心如来藏在哪儿？您还是不知道。所以一念不生，清楚了知之心是意识心，就算是修到非非想定，住在其中还是有意识心存在；此心

在昏迷时、熟睡时，皆会断灭。又比如手术时全身麻醉，无觉无知，意识心断了，醒时又有觉知心了；所以离念灵知、觉知心有间断，日日断灭，当然不是常住不断的真心。

又如打坐入定时一念不生，出定时又有念了，则此「一念不生」境界是一下子无念、一下子有念，那不是一下子真、一下子妄吗？岂不是成了有变易的法？可是真心从来都不变易它的无念境界，一直都是无妄想、无妄念的。入定无念，出定有念，这样离念灵知的「真如」就变成了有出有入，有出入相，当然非是真如。可见打坐到一念不生之离念灵知心，它不是常不变易之心，出定就起念，眠熟时就断灭了，是妄心不是真心。想要处于一念不生而求真悟，是缘木求鱼；坐到一念不生，觉知心都不想动了，如何来参禅寻觅真心第八识？禅不是坐在那里等待开悟，而是要去参究——参究如来藏的所在，故要妄心起念才可以来参；所以六祖云：「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还如太虚生闪电。」但是真心如来藏不是真正的无念，只是它的念起灭时都不是在六尘中，与意识等六识觉知心永远在六尘中起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六祖云：「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所以说真如非是无念，但是大师们以觉知心的一念不生当作真心，真是错会了实相。

（三）听法的这一念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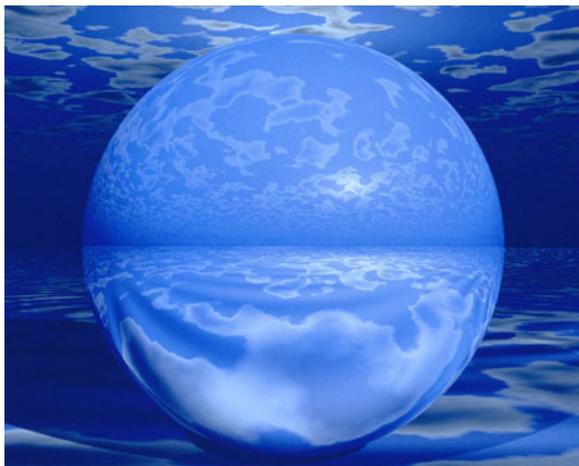
还有大师说：「听法的这一念心，就是真心。」对吗？假使不对，他又错在哪里？这就是说，为什么参禅人一定要把真心与妄心分得清楚？为什么参禅人必须先了知妄心与真心

的体性有什么不同？这道理，在悟以前必须先要有所了知，才稍能分辨说法者所说的法是对还是错；如果是对！他对在哪里？如果是错！又错在什么地方？都得要确实的了知，如此才不会完全落入「依人不依法」之大忌。假使他错了，我们就要在法上远离他；如果还是迷信他的大名声，或因为情执深重而不愿在法上舍离，哪有可能开悟？假使跟随的善知识确实可以助人证悟，而且是真正的悟，不是假的悟，那就要永远跟定不放，终有一日会开花结果——证悟明心。

我们来看上面举例的某大师这一句话，他错在哪里？您想想看：您为什么能听？只因为有耳朵吗？有了耳朵就能听吗？可是死人色身也有耳朵，为什么他不能听了？我们能听，是因为有八识心，八识心当中又是哪一识心才会听得清清楚楚？前面有说过，是耳识与意识，有了意识心所以您的耳识才能听，那么能听的心是谁？推究下来当然还是意识心。可是当您正在听法之时，身体累而不小心睡着了，意识心与耳识心都暂时灭了，您还能听吗？您听不到了！可见能听、能知的耳识与意识心会有断灭的时候，有间断的心就不是真心；因为真心是不生不灭的，当您在听法之时不小心睡着了，真心却仍然在运作而不睡觉。所以说，听法的这一念心只是耳识与意识心而已。又真心离见闻觉知，从来不了知六尘，永远不会听法，怎么可以把能听法的耳识与意识心认为是真心呢？

是谁会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而能知六尘之妄心认为是真心？当作是开悟？又是谁把这能听法的耳识、意识一念心，当作真心而堕于常见外道之中？而堕于自性见外道之中？十年

来已有很多人是作此说，但是这些说法，都是发源于法鼓山与中台山的二位大师；他们如此的说法，众生初学佛法时不明究里，只因为二位大师经营出来的大寺院、大名声，就一直跟着修学而紧抱着错「悟」的知见，至死都不肯放手，真的是一盲引众盲。（待续）



引导学人快速开悟是破坏佛的正法

——开悟须具备之因缘条件——

蔡正元

平实导师有云：「真开悟，须转依真如之清净涅槃自性，使我见我执及种种烦恼不能再影响到自己，有解脱的正受，智慧的正受，对此真如有忍法生起，才是开悟圣人。纵使知道密意，而无此功德，仍然不是真正开悟。」

缘于末法之世，有善知识 平实导师，秉佛慈命、续佛法脉，创立佛教正觉同修会，广传唯一佛乘之宗门了义究竟正法兼弘二乘菩提。平实导师为了正法久住、为了利益更多有缘众生，日夜不辞辛劳著书，详解佛经及菩萨论典，亦为救护无量无数被邪见误导的佛弟子，故而撰写破邪显正之论著。由于导师乃累劫久修之悲增利智菩萨，遍以大悲心愿般若智水常净熏修而行普贤行！由于悲心利智使然，故能把隐晦艰涩难懂的深妙佛理及修学次第，用明朗清晰、条理有序、深入浅出、令

人易读易懂的文句展现表达出来，因此深受海内外学人的欢迎。很多佛弟子由于深具善根福德，并有抉择智慧，一旦有因缘接触 平实导师所著作的各种正法书籍，便很容易与正法真义相应而信受，并依之修学而能在佛道上增进。但许多佛弟子因不知各人的善根因缘各不相同，在佛法之修学上，各有其不同之因缘条件待修集成熟，若在既无善知识摄受，又不知修学转折要领的状况下，往往在因缘条件未成熟时，寻求快速证悟知如来藏密意，实是躐等、跳跃的修学佛法，舍弃集福德、除性障等「次法」的修集，而只想快速开悟得「法」，违背 佛说「趣『法、次法』」的圣教，如此舍「次法」而单取「法」的情形，会造成自己日后在道业上的障碍或退转。某些得自 平实导师正法而告假离去者，急欲为人师时，如是不顾佛诫而轻易授「法」与人，从不要求学人应先就「次法」修集圆满，在学人证悟条件尚未成熟的状况下，躐等、揠苗而提前引导学人证知如来藏密意，也会对自己所摄受的随学者产生不良的影响，乃至后时心疑反谤正法，如是师徒俱有大过，如此的因缘果报当深思之。

最近听闻大陆许多道场，不仅信受 平实导师书中所说法义，并且广泛研读、修学、弘扬，实是可喜可贺之美事！这显示了大陆地区虽广为藏密外道法所笼罩，仍有极多深具善根之佛子，能依法拣择其中淆讹，断定何为正见、何为邪见，同时隐约中也透露出 导师千百年来在中土所摄受度化之有缘佛子，应此时节因缘，经佛菩萨巧妙安排，负有庄严之使命，要将真实了义正法再度普润失传已久之大陆地区，使有缘学人能

借由正知见之熏习，断烦恼得安乐乃至亲证生命实相，进入菩萨内门广修六度万行。

在此复兴正法大业渐次成办的同时，也有一大忧患必须提出，令大陆同修广为周知，那就是绝对不可急于快速引导学人开悟。这是平实导师多年来的传法经验，也是一种亲身经历的惨痛教训，正觉讲堂前后三次的法难、三批开悟之人退转乃至做出谤法之事，皆是因为快速引导学人开悟所惹的祸。也就是说，众生心性未调柔、我见没有断尽、慢心尚未降伏、菩萨性未发起、知见未通达以及见道福德未具备之前，是不能堪受如来藏大法之贵重。是故正觉讲堂在学人求悟前，皆须经禅净班共修熏习两年半，使其缘熟再来参究证悟；若无这种修学次第的施設，而快速引导学人开悟的话，其后果就是悟缘未熟之人悟后无法安忍真如，无法转依真如，不能发起解脱正受、智慧正受。若悟后又不肯接受善知识摄受，最后！必将导致退转、不信受、诽谤乃至随意泄露密意等，严重破坏正法，成就亏损如来、亏损法事、断善根等极重恶业！正觉讲堂前后三次的法难都是肇因于此的，这是血淋淋的教训；前车之鉴可为后事之师，望大陆修学者谨记。

如来藏第一义谛法，不同人天善法、声闻菩提法、缘觉菩提法。人天善法，人人可教、人人可学、人人可传。二乘菩提法，在佛世时须具有品德、道德观念之人，能信因果，乐于布施，不悭贪之善人，佛才会为其说解脱之法。而佛菩提如来藏妙法，佛更是于弟子们修学二乘菩提十余年后才传授。兹因如来藏乃众生本具，日用而不知！是「法」，众生难信、难

悟、难修、难转依，故 佛对缘未熟之人往往不开示，即便是三明六通之大阿罗汉，缘若未熟，佛也不传授。

何故？无始劫来，众生因无明，不知不解如来藏，误认五阴身心真实、十八界法非妄，蕴处界实有故，法执有；十八界主宰作用故，我执生。由有我法二执故，一切烦恼辗转出生，五趣沉沦，受苦无尽。世尊大悲！为导群迷，施設人天乘及三乘菩提，善化一切众生。于声闻、缘觉种性，愚于法界实相，误认生死与涅槃是二法：有生死即无涅槃，厌生死而乐涅槃。世尊乃为说二乘菩提，安乐化城；待彼暂得止息于生死苦，即劝发菩萨心，授予佛菩提唯一佛乘之如来藏法。如来藏摄寂静法，也摄愤闹法。不了六尘故，随缘任运出生万法故。众生因烦恼不能断，不知它的寂静；众生因无明故，不悟如来藏，不知其能摄愤闹、非一非异。有情身心受内外法系缚故，始终有挂碍；如来藏生生不息，变生显现万法，因无执着而任运无碍，故常自在。

复次，如来藏第八识一向与众生之心性大异！如来藏于三界万法中，并无如觉知心有境界之领受相，亦无如觉知心之攀缘相、执取相、烦恼相，更无如觉知心有希望相、胜解相、忆念相、专注相、拣择相等。是故，如来藏是寂灭法、涅槃法、无所得法、无境界法，众生一向不熟悉它，不喜乐它的无境界性，不愿亲近它的寂灭性，无法安忍它本来自在的事实，无法转依它故。又二乘圣人一向愚于此如来藏，一向有法执而不知，执一切外法真实有故；求离生死苦，故厌五阴、断思惑，令如来藏不再出生未来世的自己，灰身泯智，欲取涅槃故。若

阿罗汉不回心大乘，无菩萨种性，佛亦不为其开示如来藏妙法；是故，如来藏妙法非每一众生皆能堪受，唯有心性调柔、无慢心、能断我见、有智慧、有悲愿之实义菩萨，方能堪受。

缘此，传法之人若不能善观因缘；不能熟知佛道修学次第与内涵；不能长时间带领学人共修熏习增上戒学、增上定学、增上慧学；不能教导学人第一义知见、参禅知见；不能转易调柔学人慢心、瞋心、贪心等恶习心性；不能使学人善于观行蕴处界虚妄而断我见，不能多方劝导学人发菩提心、起菩萨性，不能善巧引导学人人生起菩萨悲愿，又无悟后指导学人进修之能力，亦不具有摄受已悟学人的能力，不具足如是等应有之功德，则传法之人显然尚有极多不足之处，尚须跟随善知识熏修学习，方能具备度众之条件。

为了使如来藏正法能久住世间利益众生，为了使传法者、修学者俱得安乐，下面提出一些建言：「众生要具备如是因缘条件，才算缘熟，堪受如来藏大法。」

一者、要深心观察自己或随学者，在世间法上是否具有良好品德，能否远离世间各种不善法。譬如：是否能明辨世间善恶、对父母有无孝养、对师长有无恭敬奉侍之心、是否喜欢损人利己、有无奸诈权谋，有无偷盗、烟毒、酗酒、说谎习惯，有无失信、惭愧羞耻心等。若这种为人处事之世间道德、基本规矩，都无法做好，则知此等人心性尚未适合修学佛法。更何况求悟二乘圣人不能证之如来藏妙法呢？此人须多以世间善法、人天善法加以调柔，使其心性改变以后，才可授以佛菩提道证悟之法。

二者、要观察修学者能否深信因果，乐于持戒、布施。对一个不信因果报应，不乐修学持戒、布施之人，连未来世的人道、天道都保不住的人，哪有能力修证三乘菩提、得解脱而证实相呢？因此 世尊在四阿含中，对初机学佛者先说施论、戒论、生天之论，待其信心不退时，才会授与二乘菩提或大乘菩提；这些因果业报的道理必须先传授，令众生信入不疑以后，才传授二乘见道之法；已得二乘见道而断我见者，才会传授大乘见道之法，此乃诸佛常法，一切传法者皆不应违背。以诸佛如是常行之法，使弟子能建立起分别善恶、实践道德的观念，了知「有善因遇善缘就有善报，有恶因遇恶缘就有恶报」，才算是已经具备证悟的基本条件。因此，弟子们在生活中能常常行持各种戒法、布施之法，忆念生天之法：「生天的资格都不具备时，怎能有资格证悟如来藏而成为菩萨？」如是，若有犯意即生起惭愧心，由惭愧心发起实践道德的决心，进而履践奉行，使自己亲证三乘菩提的福德渐渐具足。

三者、对具有良好品德、深信因果、乐于持戒布施、无慢心之人，方可传授三乘菩提佛法。首先，应告知学佛非为逃避世俗，非求世间有为福报；应学佛之智慧、慈悲、解脱、解脱知见；并应努力修集福德，发菩萨大愿等正确学佛观念。再传授菩萨六度波罗蜜、三十七菩提分法，使其具有声闻、缘觉、佛菩提的正知正见。多方善巧劝导修学者转易凡夫、二乘种性，使其成为菩萨种性，发起菩萨悲愿，不急于求证二乘解脱小果；使其乐于荷担如来家业，求证大菩提果。

四者、要教导修学者拣别定境、定力、定相等差别。应教导弟

子修学动中定力，如无相念佛、无相拜佛等功夫，使其能在行住坐卧中因有定力的摄持，容易定慧等持，不攀缘世间五欲，于六尘境界中少妄想。现前能专注用心于法上，未来始能更进一步而有看话头、思惟观的功夫。他日缘熟，因有动中定力使心细腻的关系，便易于话头疑情之中或公案思惟观中，一念相应而证悟如来藏。或因看话头功夫纯熟，加上慧力、福德、无慢等庄严，复有善知识开示引导，便可以父母所生肉眼眼见佛性，成就世界身心如幻观之功德正受。

五者、应教导修学者多观行蕴处界虚妄以断我见。我见若无法断，即使知道如来藏密意，也无法生忍，无法安住，无法有功德受用。因为未断我见之人一向喜欢认取三界有为有相法；爱乐能主宰的有作用之法，以为真实法。未断我见之人一向不乐无为、寂静、涅槃之法。至于如何才能断我见，详细的知见、观行与修学方法，可参考 平实导师《识蕴真义》一书中第十四章〈识蕴之观行与断三缚结取证初果〉所述，及《阿含正义》各辑，以断我见。传法者应教导弟子们多观行十八界法，以转变凡夫异生心性，由所闻熏的蕴处界法，了知「依如来藏故蕴处界是无常、苦、空、无我，依如来藏故蕴处界依缘生起、其性本空」的正理。能常常于空闲处、寂静处，如理思惟，务求通达、没有疑惑。并要求弟子能时时、处处如理作意的观行，使其恶见能断除，不受三结的系缚，贪瞋痴慢疑等异生心性能渐渐转易，使我见、我执及种种烦恼不再影响到自己。这意思就是说，断我见之人，于会导致有情生死轮回的杂染法上，觉知心会有不随顺此流转之警觉性与决定性；虽常有正知，但亦

有失念之时。所以有了解脱的正知正见，还需经由日常生活中身口意的修学、安忍、接受、转依等过程，最后才能使弟子们依此正知正见安住而行，这正是发起解脱功德正受的过程，进而能断我见、有了解脱智慧，即能转依安住于声闻初果的解脱正受。

六者、要教导修学者「如来藏的空性、有性、中道实相」的正知正见。一切蕴处界万法皆由如来藏直接、间接、辗转出生，一切法既由如来藏出生故，「一切法无自性」即可知；一切法既由如来藏借缘而出生故，「诸法缘起」亦可知。由此当知：一切法缘起性空，乃是依如来藏而有「缘起性空」可说；离如来藏即无所生一切法，若无所生一切法即无缘起性空，如是应知。如来藏能生蕴处界万法，故是有性；如来藏在蕴处界万法中无无明、无烦恼、无执着故，故是空性。如来藏与蕴处界万法一向不即不离、非一非异，永远不堕二边，故是中道；又如如来藏有真实不坏的体性，亦是一切法界之根源，故是实相。也要教导修学者第一义的知见：如来藏即是第八阿赖耶识，它是根本识，无前六识见闻觉知心之知觉性、分别性，亦无第七末那识之思量作主性。但它有本觉性，能了知众生心行，能知器世间、有根身、诸种子等法。阿赖耶识虽因七转识的染污熏习，出生有漏三界、六道、五阴万法，使有情漂泊其中，轮回流转不息；但如来藏阿赖耶识心体自身空寂，不与我见、我执、法执相应，自性清净犹如虚空，体即涅槃。当有情证悟它，转依它的真如体性，逐渐生起清净法（三贤、十地、等觉、妙觉等法），第八识也是这些清净法的所依，故知阿赖耶识于万法中都能随

缘任运，圆满成就一切世间、出世间法，离此识即无二乘涅槃，故是第一义法。

七者、要有菩萨的善根福德才堪受如来藏大法，声闻人不许证、得如来藏大法，要观察修学者是否已有菩萨悲愿的行持。如来藏法三世诸佛及一切菩萨的根本大法，只适合具菩萨种性之实义菩萨修学。若修学者对众生无慈悲心，对正法无护持弘扬流通之愿行，只顾自己道业修学、烦恼修断、智慧增长，一向远离众生、嫌弃众生、不顾念众生的苦难及道业，当知其菩萨种性尚未发起，于如来藏法尚无因缘修、证。须知实义菩萨是在利他行中，自己道业才有增上因缘，般若智慧才有增上因缘，福德资粮才有修集因缘，恶习性障才有伏除因缘。是故，修学如来藏法是为了带给众生大安乐，为使众生离大苦而修学；在利他行当中完成自己对佛道的自利修学，有了这样的认知和愿行才是缘熟之人。若只是为了眷属欲而以证悟之法来聚集法眷属，违背佛的告诫，不观察因缘而滥传妙法，则已堕入我所之中，无法使自己的戒定慧学增上。

八者、观察修学者是否依法不依人。对误导佛子的出家、在家人，是否存有乡愿心态？是否存有僧衣崇拜心态？若学人明知某大师所说法是误导众生（如藏密外道法、印顺法师的断见论、常见论、无因论等），自己无能力破斥，也不乐见善知识出面破斥。或有人不仅不愿护持正法，乃至出面加以劝阻抵制，不愿善知识救护佛子回向正道，当知此人是依人而不依法，当知此人对众生无慈悲，当知此人于如来藏法的修学上必会有遮障，必须先除其乡愿心态及崇拜声闻僧衣之心态，建立正确学法之知

见，然后才可授与如来藏法。

九者，要教导修学者四加行之内涵与次第。加行位即是学人欲进入「唯识性」前，也就是在大乘真见道破参明心之前，熏习参禅重要知见的阶段，正是先令断除我见。为令学人悟入唯识性及唯识相故，应先开示五蕴身中有第八识真如，在破参之前，先使学人心中似有真如之法存在，宣示一切法、五蕴、十八界、七转识、五根皆是真如心所生、所显，万法唯识即是真如心阿赖耶识之体性。依四种寻思而定加行位之四位层次：暖、顶、忍、世第一法，故名四加行（密宗之四加行是邪见，不是佛法，详见平实导师所著《狂密与真密》之开示）。大乘见道必须具备之四善根是暖、顶、忍、世第一法，修这四法就是加行道。此四加行总名顺决择分，是随顺大乘正法之熏习，于疑惑中，心得决定，力能拣择；顺此决择之能力，能决疑择法。决疑即是正见，由于此见而有随顺正法之决择能力，即是已起顺决择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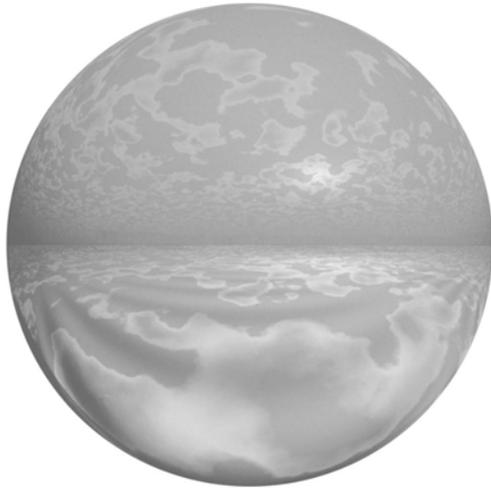
于蕴处界空相上起四寻思——名、义、自性、差别（借意识思惟与观行，以了解及实证名、名义、名义自性、名义自性差别等四法之假有实无）而证得四如实智。暖、顶、忍、世第一法，分别是四加行的四种修学位次。前二位创观、重观于蕴处界法无所取，做寻思观行，因尚无忍无智，故心尚未得安住；后二位于蕴处界法无所取、无能取，二空双印，有忍有智，心得安住，从此无间，必入大乘见道。四加行圆满，能证知所取空及能取空，三缚结已断尽，亦知所取六尘皆自心如来藏所生，能取、所取俱空而且印定了，便具足大乘见道之资粮；如是修完四加行而后见道者，即是亲证如来藏而现观其真如法性，则不退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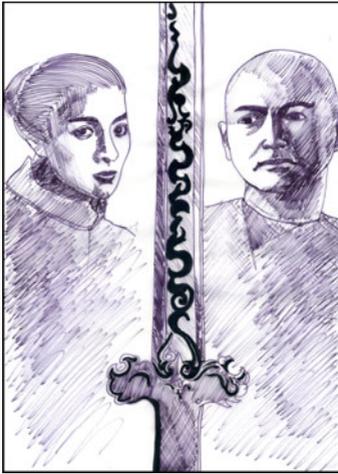
佛菩提之见道，纵有大名声之恶知识否定吾人所悟，亦不退转；故四加行之实证极为重要，乃大乘见道前应该具足之「次法」之一，亦是悟后进修相见道位可以圆满的重要之法，故不可躐等略过。

综观上述求证如来藏应有的因缘条件，平实导师衡量现代人普遍具有急功近利、不耐久学、求快速开悟之心态；又顾及学人法身慧命能否顺利出生、增长而不会被邪见所转以致快速雕零；故施設两年半的禅净班共修课程，来熏习、净化、转变佛子们的凡夫、异生、二乘心性，转变其身口意行，使其具有实义菩萨之种性与堪任性，使其今世后世永不退转于佛菩提道，并且授与证悟如来藏应有之正确知见与方法。有人两年半缘熟、有人三年、五年乃至十年才缘熟，证悟如来藏成为证悟的实义菩萨，而非只是名义上的「证悟」菩萨。因此，若有人因度人心切，因眷属欲所致，因名闻利养、人情乡愿、种种事相、私心所遂，而不能善观学人因缘根器，不能了知学人种性差异，无善巧施設「法、次法」的修学次第与内涵，不能令其修戒、修定、修慧而转易学人凡愚心性，不能令其发起菩萨悲心、愿行，想要截头去尾、快速引导学人于短时间开悟，即名破坏正法者、亏损法事者、亏损如来者。

若因此而得开悟之人是缘未熟者，是次法尚未具足者，则会导致此人未来于如来藏无法生忍，必因我见、私心、贪心、瞋心之事相，退转而不信受，乃至产生诽谤如来藏及泄露密意等种种大过失，未来将会一再出现雷同正觉讲堂三次法难的故事。是人不知：菩萨证悟如来藏，不是在于了知、探知、猜得、

寻得、觅得、思得如来藏是什么，如来藏在哪里；而在于能否决定转依如来藏，现前领受其本来性、自性性、清淨性、涅槃性、真实性、如如性等无量无边无漏之功德体性。若未具足证悟时应有之种种次法，我见未断，能取所取未空、未印定不疑，纵使了知如来藏的所在，仍然无法如同已转依之菩萨发起清凉解脱正受，智慧正受，具有三德正受而入菩萨位中永远不退。故知舍次法之修集，想要躡等而修，不待因缘成熟而快速引导学人开悟者，乃是愚痴无智之人，亦是破坏世尊正法之人，名为亏损如来者。





追求解脱的尝试与 困境

——从电影《卧虎藏龙》谈觉
知心相应的行苦

——向在田——

二〇年代上海武侠小说家王度庐原著、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在二〇〇一年第七十三届美国奥斯卡影展，获得「最佳外语片」、「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摄影」及「最佳配乐」等奖项。除此之外，它还得到金马奖、香港电影金像奖、英国电影金像奖、丹麦电影奖等等的奖项。在华语片中成就辉煌，是很难得的一部电影。

这样一部叫好叫座的片子，当然有很多人替它写影评。毕一帆〈当女人拥有那把剑……〉2005/4/21 撷取自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nanabee/3/340483/20010815163512/>），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部电影：

「卧虎藏龙」旧瓶装新酒，把一个老套的武侠故事套上了新的时代感，传统上，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多是男人争夺武林秘笈，盟主或是宝剑，现在换了个性别，由女人来抢宝剑，意义就大不同了！

从大侠李慕白交出青冥剑，想回归平静开始，一场江

湖风暴，却由看似柔弱的官宦之女玉娇龙挑起；从盗剑、欺师、逃家、悔婚，到与俞秀莲绝裂、挑战李慕白，所有在传统社会中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事，全被一个女子演尽了！

剑，象征着权力；在弗洛伊德学说中，也是男人的性象征；所以，如果将这些象征意义放到这个故事架构中，其弦外之音与现今的社会现象相比，就显得分外有趣了！

羽醇〈卧虎藏龙〉（羽醇〈卧虎藏龙〉2005/4/21 撷取自 <http://www.civilwind.com/big5/yuchun/yc010211.htm>）一文，把焦点放在玉娇龙和俞秀莲之间的情结，观察入微：

一个心高气傲的少女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个能够制服她的力量，一个能够令她仰望的人。她表现出来的暴躁任性，有一部分是源于对这一种力量的模糊的渴望。……

当李慕白用一根树枝制住了她的青冥剑，玉娇龙知道她需要的那个力量便在她的面前。然而这一个发现，带给她的只是更多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心冲突……这说不出来的气恼便只能从打斗中发泄。

俞秀莲毕竟是女人，有女人的敏感。她与玉娇龙动手，似乎是被玉的任性激恼了。其实，李慕白更是一个隐隐的因素。但是这层顾虑是说不出的，俞秀莲一来与李慕白没有正式名份，吃醋也不能光明正大地吃，二来对一个小女孩子心有芥蒂也有失身份，这同样说不出的疑虑也只能在打斗中发泄……

两个女子打至中场，玉娇龙的手指爱怜地抚过青冥剑

身。俞秀莲厉声道：不许碰，那是慕白的剑！这一声断喝，道出了两个女子的内心隐秘。此时的青冥剑，在她们眼中已是李慕白的化身。她们在争一把剑，为的是剑后的那一个人。

陈玉珍〈卧虎藏龙中的师生关系〉2005/4/21 撷取自 <http://www.taiwan123.com.tw/song/movie/movie19.htm> 〈卧虎藏龙中的师生关系〉，则讨论其中的二段师生关系：

碧眼狐狸象征的扭曲不健全的生命型态，她的教育目的是训练一位「拥有」高超武艺的杀手……

李慕白象征独立自足的生命型态，他的教育目的是要琢磨术自存于内的正派传人，发展出以性命相见、德术感化的师生关系……

成长历程中需要良师引导。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因为身心的不断变化和外在环境的多方刺激，每个人都得在成长中不断面对自身内在的争战。当混乱、彷徨不断交杂时，若有良师的引导可以减少许多无谓的挫折、减少许多无端的伤害。从玉娇龙成长历程来看，追求梦想和现实中的限制在她内心的翻搅，是需要有人陪伴、有人引导的。

还有许多影评，针对电影的技巧、手法等，做了种种评论。这些影评都有它们的见地，但对于整部电影「追求解脱得道的尝试与困境」的主旨，却未曾著墨——这未免是很遗憾的事。从什么地方看出，这是电影的主旨呢？因为电影一开始，便是男主角李慕白的破戒、提早出关，而他生命的终结，则是由于炼神还虚的失败。

俞秀莲在李慕白生死关头的时候说：「用这口气，练神还虚吧！解脱得道，元寂永恒，一直是武当修炼的愿望。」更点出了整部电影的宗旨所在。

至于最后一幕，玉娇龙纵身跳下万丈悬崖，其实不是自杀，而是一种隐喻，典故当是出自禅宗的「悬崖撒手自肯承当，绝后再苏欺君不得」，象征玉娇龙继承了李慕白的志业，放弃自我，得到最终的解脱。

《卧虎藏龙》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李慕白，他不但是侠客、英雄、修行人，也同时是一个男人，一个尚未摆脱世间情爱系缚的男人。李慕白一个人扮演这许多角色，当然会有冲突，他必须有所抉择。

他面临的第一个冲突，是侠义道与情爱的冲突。他爱上了好友孟思昭的未婚妻俞秀莲，而且这位好友是为了救他而死的。俞秀莲也是一位女侠，与他彼此相爱，可是两人都坚持要对得起孟思昭和那一纸婚约，以致白白的浪费了十年的岁月，甚至不曾向对方表白。

感情方面陷入僵局，李慕白企图往修道方面获致进展，可惜也没有成功！失败的原因，从他对俞秀莲所说的话，可以看出端倪：

「这次闭关静坐的时候，我一度进入了一种很深的寂静。我的周围只有光，时间、空间都不存在了。我似乎触到了师父从未指点过的境地。」

「你得道了？」

「我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并没有得道的喜悦。相反的，却被一种寂灭的悲哀环绕。这悲哀超过了我能承受的极限，我出了定，没办法再继续。有些事……我需要想想。」

「什么事？」

「一些心里放不下的事。」

他们的对话很有意思，值得玩味。李慕白在静坐中进入非比寻常的境地，但是他并没有得道的喜悦，反而被无法承受的悲哀逼出定境。李慕白身为武当派第一高手、武林同道的精神领袖，经常为人主持正义，却不敢突破无谓的教条，与相爱的人结为眷属。市井小民不必理会那些上流社会的规矩，但是他却被身分和名望所束缚，压抑自己的渴望，这岂不是天大的悲哀？

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他却非常幸运。怎么说呢？从古至今一直有人将禅定的境界当做是悟道，所以俞秀莲一听到李慕白定境殊胜，便问他是否得道了。要是他没有强烈的情爱执着，一旦证得殊胜的定境，难保不会误以为得道。未证言证，称之为「增上慢」。增上慢是很严重的罪业，李慕白自知未离爱欲，没有得道的感觉，因而免掉增上慢的过失，这是他的幸运。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他证入的是没有丝毫情欲的境界，是否即是悟道？」

大家应该知道，「三界轮回，流浪生死」即是凡夫境界，所谓的三界，是指欲界、色界和无色界，除了欲界有男女情爱，

色界和无色界都是没有男女情爱的。一般人习于情欲，无法脱离，便以为脱离情欲就是出世间，不知道这只是离开欲界爱，并没有离开色界爱和无色界爱。

那李慕白所证入的境界是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离开男女的情欲，所以不可能是初禅以上的境界，一定还在欲界的层次，可能是欲界定，也可能是初禅未到地定（简称未到地定）。

李慕白虽然是个英雄，但他既然没有见道，又没有证得色界、无色界的禅定，所以他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欲界凡夫，无法摆脱情欲，以及附属于欲界的种种烦恼。他就这样，终身忧患以至于死亡——在这方面，旷世英雄和庸碌小民，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贝勒爷对这个问题便有着洞彻的观见。他一听到李慕白交出青冥剑退出江湖，便猜到李慕白真正的心意。

他对俞秀莲说：「李慕白突然交出青冥剑，又退出江湖……莫非他向你暗示些什么？」俞秀莲腼腆的不敢承认。贝勒爷「嘿、嘿、嘿、嘿」干笑了几声说：「面对情字，再大的英雄，也是莫可奈何啊！」

英雄所执着的事物，如名位、权势、教条、意识型态……等，比市井小民所执着的酒肉美色更加的抽象，一旦身陷其中，也更难出离。未婚男女之间的情爱，本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却因为他们的英雄身分，变得棘手不堪。

宝剑，在武侠电影中，经常是名位或权势的象征，例如多年前郑少秋所主演的《名剑》，最后一幕男主角从山崖上将宝

剑抛入海中，即象征对名位的看破与舍弃。

在本片中，青冥剑不只是名位，它还是生杀的权柄。在现实世界中，名位与权势固有其炫人的表相，但其虚伪与残酷，更令人怵目惊心，电影中便以「杀人不沾血」名之：

俞：「这是你随身的佩剑，这么多年来它一直都跟着你。」

李：「跟着我惹来了不少的江湖恩怨。你看它干干净净的，因为它杀人不沾血。」

位高权重的人整肃异己，不必自己动手，自有亲信体察他的心意而执行，一旦舆情有异，亦有部属背黑锅。例如宋高宗要杀岳飞，是不需要开口的，只要稍微暗示一下，秦桧揣摩上意，自会奉旨行事。青冥剑的杀人不沾血，暗喻了权势巍巍不可仰视的表象之下，暗藏了许多不可告人的罪恶。

李慕白交出青冥剑、退出江湖，象征他自愿退出权利斗争的竞技场。他这么做，不纯然是为了爱情，多少也是看到名位虚伪与现实的一面。虽然如此，李慕白对名位的本质，其实不是完全的通透。这可以从他夺回青冥剑的过程中看出来：

李慕白看到玉娇龙拿着青冥剑：「你是谁？青冥剑为什么在你手里！」

「你管得着吗？」

「在下李慕白，青冥剑是我的剑。」

李慕白夺回青冥剑，爱抚剑身、入神舞剑，俞秀莲全瞧在眼里。

俞：「剑回来了，高兴吗？」

李：「失而复得，才知道对它还是有依恋。」

久习名位的李慕白尚且如此，未得名位之人，如何能洞视名位虚妄的本质呢？碧眼狐狸和玉娇龙师徒即象征名位的觊觎者。

同样是名位的觊觎者，二人却有绝大的差别。碧眼狐狸是出自邪见而不择手段，玉娇龙则是出于任性，胡闹之余仍有相当的分寸。这可以从以下的对话中看出来：

碧眼狐狸：「要是你真成为朝廷命官的夫人，你会憋死的，天份也埋没了。来！我们师徒两人一起走。」

玉娇龙：「我走哪去？」

「哪都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想拦我们，就杀他个痛快，就连你爹也一样。」

「你给我闭嘴。」

「这就是江湖，恩恩怨怨，你死我活。很吓人也很刺激是吧？」

最后一句话，就是邪见——设定一种偏颇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此作为放纵私欲的借口和理由。由于邪见的缘故，碧眼狐狸先以美色引诱江南鹤，她没想到入了房帷之后，仍无法获得传授，索性毒死江南鹤，盗走武当心诀。

比较起来，玉娇龙便胆怯多了。她担心连累家人，因而返还青冥剑。李慕白不架不挡，她并没有趁机砍死他以求一举成名，事实上她从头到尾都不曾杀过人。她最任性的演出，是大闹酒馆的一幕，一边挥舞青冥剑斩断武林群侠的兵刃，一边吟

咏〈自我之歌〉(姑且名之):

我呀!我乃是……

潇洒人间一剑仙,青冥宝剑胜龙泉;

任凭李俞江南鹤,都要低头求我怜。

沙漠飞来一条龙,神来无影去无踪;

今朝踏破峨嵋顶,明日拔去武当峰。

羽醇对这一幕延用老套的武侠电影模式,略有微词:

这样的武打片是有模式的……比如每一部武打片里一定会有一个酒楼,酒楼一般是木头做的打起来可以乒乒乓乓地碎掉,英雄在酒楼上独酌的时候就会来一群乌合之众,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拿禅杖的秃头和尚、一个耍扇子的阴险书生、一个抡大铁锤的鲁莽汉子并其他各色人等,然后一场恶战,热闹而不惊险,英雄纤毫无损拂袖而去,留下一群人在地上呻吟等等……

不过,这正是《卧虎藏龙》了不起的地方。日常生活的情节,什么时候新鲜过?然而,其中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真相,难得有人注意到。英雄在酒楼大战乌合之众的情节固然是老套,可是那首〈自我之歌〉,把众生沉溺于我相、因而有种种的造作追求,很鲜活的点出来,意义就整个不同了。哪个人没有自己的〈自我之歌〉?哪个人不是百般的刻划自我形象,因而建立违顺境界相,于其中起于贪瞋造作呢?谁又能洞察自我的真相呢?

闯祸之后,无处可去,跑去找义姊俞秀莲撒娇,浑不在意

自己不久前才刚夸口：「任凭李、俞、江南鹤，都要低头求我怜。」乃至后来很决裂的说：「从今以后我认剑不认人。」她仍然没有坚持到底。她所执着的，只是一个「我」。任性的她，对建构人生观不感兴趣，她只是凭感觉而活，所言所行多是游戏之作，从没打算贯彻自己的言语——这样的人，当然不受后天见解的拘碍。

所以玉娇龙很难理解俞秀莲对那纸婚约的坚持：「可是你和李慕白谁也没有错啊！只怪那位孟大侠福薄。爱就爱了呗！」

俞秀莲答：「我虽然不是出身于你们这样的官宦人家，可是一个女人一生该服从的道德和礼教并不少于你们。」

俞秀莲不是官宦人家，但她是一位女侠，公众所瞩目的对象，很难不理睬这些无谓的教条。稍有名位的人，哪个不是如此？李慕白是公认的英雄，就更不用说了。

可是像玉娇龙那样，完全不理睬教条，一味任性胡闹，害得自己的心上人李慕白死于非命，又是情何以堪呢？人到底应该怎么活，才能了无遗憾呢？

以唯识的名相来解说，玉娇龙和罗小虎的任性，是末那作主，李、俞的理性，则是意识用事。末那识即是意根，又称为第七识，唯识学说它「恒缘现境、恒审思量」。末那「恒缘现境」这一点，很像心理学所说的「本我」，后者短视近利，只求立即的满足。「恒审思量」，则是说末那识在每一个瞬间，都在判断眼前的境界而作主，它可以不理睬意识的判断，蛮干一

番，也可以接受意识的劝告，循规蹈矩，如果是属于后一种情形，看起来就是意识用事。

这么说来，即使是在意识用事的情形，本质上仍然是末那的判断。可是，末那不是短视近利吗？它怎么肯真的接受意识的安抚呢？所以，除了见道位以上的修行人以外，即使是最理性的人，其实也没有真的放弃自我的企图，大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更有利的生存条件。理性发达的人，会以种种的美名做巧妙的包装，掩饰自己真正的企图。不但一般人如此，即使是大英雄也不能免除。这样分析起来，不管是末那作主，还是意识用事，都是烦恼所缠的境界。

例如李慕白，为什么想收玉娇龙做弟子？

李：「这女孩……昨夜我见着她了。」

俞：「我就知道你会疑心。」

「她的心性需要约束，武艺更需要导正和进一步的修练。」

「她是官家的千金，不是我们这种江湖中人。慕白，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你会杀掉碧眼狐狸，她也会安安份份的去嫁人。」

「她不是那种人，她应该到武当山来做徒弟。」

「武当山收女弟子吗？」

「为她……也许破个例吧！如果不成，这姑娘将来恐怕成为一条毒龙。」

「这不关我们的事，她就要嫁人了，就算武当肯收她，她丈夫……这位当朝的翰林，恐怕也不会答应吧！」

表面上的原因，是她有武学天份，若没有良师的调教，恐怕会为祸武林。但是，明眼的人都看得出，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更有男女吸引的因素。俞秀莲心里，亦是雪亮。只是李慕白不会承认，俞秀莲的身分，也不方便点破。有关俞秀莲的情结，羽醇的作品，已刻划得极其传神，此处不再细说。

讲到这里，该是点出片名由来的时候了！中国人看到卧虎藏龙，很容易想得到，所谓的虎，是指罗小虎；龙，则是指玉娇龙。问题是：罗小虎和玉娇龙只是配角，为什么要用配角来做片名呢？

其实，龙虎并不是指特定的人，而是一种象征，象征末那识的爱欲冲动，这是偏于动物本能，而且力量强大，因此以龙虎名之。例如玉娇龙在昏迷时，始终紧握着青冥剑不放，这说明人的爱欲冲动，其实不是意识，而是由末那识所主宰。意识在昏迷时暂断，所以是「审而不恒」；而末那识的「恒审思量」，则使得它在我们昏迷、沉睡时，仍然牢牢的执着于自我、保护自我的生存条件。玉娇龙和罗小虎的任性，将爱欲冲动表露无遗；在李慕白与俞秀莲身上，则是潜藏的。潜藏的冲动会以隐晦的方式影响我们，让我们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甚至因而丧命陨身，以「卧虎藏龙」名之，岂不是很贴切吗？

所以如此，就要谈论到觉知心的本质了。觉知心所了别的，是变异的六尘境界，所以它一直处于「忙烦」的状态，此即是佛家所谓的「行苦」。以李慕白来说，他爱俞秀莲，连闭关时也放不下，迫得提前出关，这正是忙烦。本来他已下定决心，要退出江湖，与俞秀莲厮守终身，可是一听到碧眼狐狸的

下落，便重拾为师报仇的企图，这也是忙烦。后来，他见到玉娇龙，又兴起收为弟子的念头，这还是忙烦。

在俞秀莲的身上，也一样看得到行苦，不过她的情形，和李慕白稍有不同。李慕白是在了别境界中，变更自己的企图。俞秀莲则是被动的，在变异的境界相中，备尝苦恼。除了行苦之外，又有坏苦和苦苦。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在不断的忙烦当中，经历了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乃至连李慕白、俞秀莲这样的大英雄，也不能免除。

《圆觉经》说：

云何我相？谓诸众生心所证者。善男子！譬如有人百骸调适，忽忘我身，四肢弦缓，摄养乖方，微加针艾，则知有我，是故证取方现我体。善男子！其心乃至证于如来，毕竟了知清净涅槃，皆是我相。

这段经文是说，能够觉知的，即是「我」；即使是了知自己在清净涅槃境界的，一样是「我」！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李慕白无法解脱的原因了。因为他处理情爱用的是觉知心，乃至闭关求悟所认明的心，仍然是觉知心。觉知心必落于我相，而与六尘相应、与烦恼相应。

另外还有一个心，就是所谓的「本心」。这就要说到古寺比剑这一幕了。

李：「天份不错，只不过你们对武当心诀的领略理路不正。你需要良师的调教，重理剑法。」

玉：「想当我师父？谁知道你是不是浪得虚名。」

「“李慕白”就是虛名，宗派是虛名，劍法也是虛名，這把青冥劍還是虛名。一切都是人心的作用。」

「別到了廟里就說和尚的話，出招！」（玉嬌龍拔劍）

「那就快告訴我碧眼狐狸在哪裡。」

玉：「看招。」

李：「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李：「勿助、勿長、不應、不辯、無知、無欲，『舍己從人』，才能『我順人背』。」

李：「教你一點做人處事的道理。」

（李慕白制服玉嬌龍）

「下手吧！」

「何必？你還要修練，修武德才能體會靜中之動的境界，才配得上用這把青冥劍。」

「你為什麼要教我？」

「我一直在想找一個徒弟，能把武當派的玄牝劍法傳下去。」

「你不怕我學會了，殺了你？」

「既為師徒就要以性命相見。我相信，碧眼狐狸未能泯滅了你的良心。」

「武當山是酒館娼寮，我不稀罕。」

李慕白雖然不敢承認自己悟道，但他對武當心訣，卻頗為自負，所謂的武當心訣，不單是劍法，其實也是人生觀和道德修養。道家的思想，不但形成宗教，還發展出高度實用的謀略、兵法和武術，這在思想領域中，若非獨門，也是極其罕見，不

只在中国大放异彩，即使放在整个世界文化体系当中，依然是璀璨耀眼。

李慕白自己，将这段古寺比剑，解读为「当日古寺留一步给你，是要见你的本心。」李慕白自以为已得本心，果真如此吗？

玉娇龙反驳道：「你们这些老江湖，怎么见得到本心。」这句话骂得好！李慕白为了保持名位而牺牲情爱，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利益的交换，论其心行，并不比政客高明，竟敢夸口能见本心，未免荒唐！

我们再看看李慕白这位大英雄，临终时如何表现吧：

俞：「慕白，守住气。给我一点希望。」

「秀莲！」

「别动气！」

「生命已经到了尽头，我只有一息尚存。」

「用这口气，练神还虚吧！解脱得道，元寂永恒，一直是武当修炼的愿望，提升这一口气到达你这一生追求的境地。别放下，浪费在我身上。」

「我已经浪费了这一生，我要用这口气对你说……我一直深爱着你！」

（李慕白不支倒下。俞秀莲哭泣、亲吻李慕白。）

「我宁愿游荡在你身边，做七天的野鬼：跟随你，就算落进最黑暗的地方，我的爱，也不会让我成为永远的孤魂。」

世间法的情爱，与出世间法的解脱得道，二者皆以失败收

场，一个大英雄就这样白白的浪费了一生，让人看了心头一阵悲怆。从他的最后告白，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未断我见的凡夫。怎么说呢？因为他坚持情爱，认为只要有情爱，他就不会成为永远的孤魂。而情爱是附属于觉知心而存在的，觉知心已经无法免于忙烦，何况是情爱？情爱是欲界贪爱，存在的条件更加复杂，欲求情爱的永续，必定饱尝爱别离与求不得之苦。江南鹤和李慕白二个修行人，都是死于九转紫阴针，这九转紫阴针，正是欲界贪爱的象征。修行人不能断舍欲界贪爱，欲求解脱得道、元寂永恒，岂非缘木求鱼？

俞秀莲在哀痛之余，得到一个教训：「无论你对此生的决定为何，一定要真诚的对待自己。」所谓「真诚的对待自己」，无非就是正视潜藏在自心中的爱欲冲动，给予它合理的疏解。这样子，她会除去心理的防卫机转，活得愉快些。可是啊，欲求解脱得道，毕竟不能单靠这个，否则的话，那些心理学家应该都可以「元寂永恒」了！

说了半天，一直在说觉知心的过患，讲了一点「本心」，却是误会的「本心」。拈花微笑以来，这「涅槃妙心」到底是个什么，始终是个千古难题。大家既找不到本心，又不能亲证觉知心的虚妄性，只好随着觉知心的境界，「六道轮回，流浪生死」。

你看！玉娇龙从武当断崖，一跃而下，一副「无我」的样子，多么潇洒！据说神仙会把她接住，并满足她的心愿。我惧高、胆子小，不敢跳断崖，如果去跳游泳池，不知道能满愿吗？「你想满什么愿？」「喔！你是在问我吗？当然是解脱得道，

元寂永恒囉! 」



「布施」相略探

(二之二)

—正誠—

以下，以一短篇布施心情记事〈就像是今天的我一样〉，来检视自己的布施是否「十施具足」，并符合「清淨施」所应具备之十种心态：



就像是今天的我一样

好冷的冬天，我走在市区的街道上，经常走过的商店转角，坐着一位乞讨的老伯。他身材瘦小，蜷曲在角落，身上的夹克，经年未洗，黑得发亮，身旁放着一个小碗，里头散落着几枚铜板。老伯的头发灰白，留着一撮不长不短的山羊胡，脸上爬满了皱纹，使得原本已经细小的眼睛，更眯成了一直线，视线焦点放在远方，无视于眼前熙来攘往的人群，不知在想些什么。

乞讨的老伯，其实与四周热闹的景色并不协调。或许是人们早已习惯，所以并不放在心上，又或许只是刻意的遗忘，就像是今天的我一样，已经忘记是第几次了。但终究无法不在意他的存在，我终于停下了脚步。不知为何的，我等待了一会儿，心中闪了个念头，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害怕和别人不同？害怕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我不知

道。总之，人群渐少时，我才从口袋中掏出了零钱，弯下腰来，放入了碗中。掉落的零钱声，把老伯从思绪的远方拉回。他回神看了我一下，似乎想要表达感谢之意。但此时我意识到背后的人群走近，于是我急欲离去，方才交会的眼神因而错开，因此没有了更多的接触。

我继续往前走，心中想着：「本是应享天伦之乐年纪，却在寒风中乞讨，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就如同看到自己的亲人长辈受苦一般，感慨万千，却只能略尽绵薄之力。平常的我并不会想这么多，或许只是触景伤情罢了！像老伯一般的行乞者太多了，我又何时想到了他们？若今天老伯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他人的关心，我能在不在意他人的眼光，花时间陪他聊天，关心他，而不只是丢了钱就走吗？越想，我心中越形惭愧……就在此时我听到了零钱声，回头一看，陆陆续续有人投钱给老伯。原来怜悯心是会感染的，或许大家早就想那么做了，就像是今天的我一样，只是少了开始的勇气罢了！

其实人们并不冷漠。太在意他人眼中的自己，于是引发了过多的自我保护，压抑了内心深处善良种子萌芽的机会。因此凡事勿以善小而不为，不要看不起自己小小的一点作为，它可能只是一个起点，但所能引发的效应却很大；不要因为自己不能做得更好而自卑，至少在心中埋下的种子，总会有发芽的一天，就像是今天的我一样！

于上所述布施之行，就狭义的「十施具足」而言，因不涉佛法僧之供养，故不论恭敬施及承事施。财、法、无畏三施中，

只取零钱故为少分财施，因无言语关心之举，欠缺无畏施之作为，更遑论法布施。以功德果报面来说，因对受施者并无所求，故符合不望报施。但究其根本原因，笔者未熏习佛法前，布施之念甚少，因闻「修慧不修福，来世修行时纵然证得罗汉果亦空钵而归」之知见，故有布施之发心，是以不符合不求有施。若以布施心态面来说，因做少分同理心想，故符合怜悯施之所摄。而清净施及不轻心施，则于十种「清净施」之心态中多有所涉，故合述如下：就功德果报面而言亦如上所述，虽未执妄见但求果报，故符合不执取施，但未达不希异熟施；因不求名利回报，故符合少分无所依施及不望报恩施。从行止心态上来说，虽无积聚施之心，但多有犹豫，故为留滞施；以零钱行施故为下劣施；且于非老非残者，多有不施之心，因有所分别，故为向背施；布施时能尽量低下身，避免过大声响所造成之鄙视感，故无高举施；屡屡未施，心有惭愧，终能发心而行布施，是谓少分不退弱施。综上可知，笔者之施未能十施具足，布施时之心态亦多有不净之处，仍有改善之空间，深自反省后，应努力改进才是！

三、菩萨布施六度具足

——以释迦牟尼佛「割肉喂鹰」之故事为例

犹记在禅净班之课程中，亲教师对于布施曾有如下之开示：

凡夫、声闻、菩萨的布施有很大的不同：

凡夫为求福德、人天果报，有我相、法相而行施，有欲求果报亦是「杂染贪」，故所得乃三界有，具生灭性、

无常性，有时尽。

声闻布施在舍，布施中含有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但不敢着、不敢执；其因惧世间苦，有「我」在受，所冀求者为脱离三界，灰身泯智入无余依涅槃，故细分的「我见」犹未断尽。

菩萨呢，六度具足！

由亲教师之开示可知，不同于凡夫之着于世俗相求有，声闻之用舍而取空，菩萨之布施除以悲心为体、清净为用以外，并能以布施波罗蜜行作为初发之基；由布施波罗蜜的正见为导，而使其他五度具足：

- (一) **戒波罗蜜**：菩萨以财、法、无畏施于众生，利乐有情，则是菩萨三聚净戒中之摄善法戒及饶益有情戒，此为戒波罗蜜所摄。
- (二) **忍辱波罗蜜**：菩萨布施之时，遇人轻蔑污辱，安忍不瞋，则是忍辱波罗蜜。
- (三) **精进波罗蜜**：菩萨布施度众，不计毁誉，义无反顾，始终如一，则为精进波罗蜜。
- (四) **禅定波罗蜜**：菩萨布施之时，内不着相，心无掉举，亦不散乱，悲心行施，心得决定，是为禅定波罗蜜。
- (五) **般若波罗蜜**：菩萨布施时，以如来藏心观之，不住于相，则如《居士传》卷四十五〈袁了凡传〉中之所言：【以财施人，内不见己，外不见人，中不见所施之物，是谓三轮体空。】亦如《金刚经》第四〈妙行无住分〉

所述：【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无相布施，心无所住，三轮体空，此即般若波罗蜜。

兹举《大智度论》卷四所述 释迦世尊成佛前，尚为尸毗王身时，割肉喂鹰之菩萨广大第一最胜施：

【问曰：「檀波罗蜜云何满？」】

答曰：「一切能施无所遮碍，乃至以身施时，心无所惜，譬如尸毗王以身施鸽。释迦牟尼佛本身作王，名尸毗，是王得『归命救护陀罗尼』，大精进、有慈悲心，视一切众生如母爱子。时世无佛，释提桓因命尽欲堕，自念言：『何处有佛一切智人？』处处问难不能断疑，知尽非佛，即还天上愁忧而坐。」

巧变化师毗首羯磨天问曰：「天主何以愁忧？」

答曰：「我求一切智人不可得，以是故愁忧。」

毗首羯磨言：「有大菩萨，布施持戒禅定智慧具足，不久当作佛。」

帝释以偈答曰：「菩萨发大心，鱼子庵树华，三事因时多，成果时甚少。」

毗首羯磨答曰：「是优尸那种尸毗王，持戒、精进、大慈、大悲、禅定、智慧，不久作佛。」

释提桓因语毗首羯磨：「当往试之，知有菩萨相不？汝作鸽，我作鹰，汝便佯怖，入王腋下，我当逐汝。」

毘首羯磨言：「此大菩薩，云何以此事恼？」

释提桓因说偈言：「我亦非恶心，如真金应试，以此试菩萨，知其心定不？」

说此偈竟，毗首羯磨即自变身作一赤眼赤足鸽，释提桓因自变身作一鹰，急飞逐鸽，鸽直来入王掖底，举身战怖，动眼促声。是时众多人，相与而语曰：「是王大慈仁，一切宜保信；如是鸽小鸟，归之如入舍。菩萨相如是，作佛必不久。」

是时鹰在近树上，语尸毗王：「还与我鸽，此我所受。」王时语鹰：「我前受此，非是汝受；我初发意时，受此一切众生，皆欲度之。」

鹰言：「王欲度一切众生，我非一切耶？何以独不见愍，而夺我今日食？」王答言：「汝须何食？我作誓愿：其有众生来归我者，必救护之，汝须何食，亦当相给。」

鹰言：「我须新杀热肉。」

王念言：「如此难得，自非杀生无由得也。我当云何杀一与一？」思惟心定，即自说偈：「是我此身肉，恒属老病死，不久当臭烂，彼须我当与。」如是思惟已，呼人持刀自割股肉与鹰。

鹰语王言：「王虽以热肉与我，当用道理，令肉轻重得与鸽等，勿见欺也。」

王言：「持称来！」以肉对鸽，鸽身转重、王肉转轻。王令人割二股，亦轻不足，次割两跗、两腕、两乳、项脊，举身肉尽，鸽身犹重，王肉故轻。是时近

臣内戚，安施帐幔，却诸看人：「王今如此，无可观也。」尸毘王言：「勿遮诸人。」听令入看而说偈言：「天人阿修罗，一切来观我，大心无上志，以求成佛道。若有求佛道，当忍此大苦，不能坚固心，则当息其意。」是时菩萨以血涂手，攀称欲上，定心以身尽以对鸽。鹰言：「大王！此事难办，何用如此？以鸽还我。」

王言：「鸽来归我，终不与汝，我丧身无量，于物无益。今欲以身求易佛道。」以手攀称，尔时菩萨肉尽筋断，不能自制，欲上而堕，自责心言：「汝当自坚，勿得迷闷，一切众生堕忧苦大海，汝一人立誓欲度一切，何以怠闷？此苦甚少，地狱苦多，以此相比于十六分犹不及一，我今有智慧精进持戒禅定，犹患此苦，何况地狱中人无智慧者。」

是时菩萨，一心欲上，复更攀称，语人：「扶我。」是时菩萨心定无悔，诸天龙王阿修罗鬼神人民皆大赞言：「为一小鸟乃尔，是事希有。」即时大地为六种震动，大海波扬，枯树生华，天降香雨及散名华，天女歌赞必得成佛。是时念我四方神仙皆来赞言：是真菩萨，必早成佛。

鹰语鸽言：「终试如此，不惜身命，是真菩萨。」即说偈言：「慈悲地中生，一切智树牙，我曹当供养，不应施忧恼。」

毗首羯磨语释提桓因言：「天主！汝有神力，可令此王身得平复？」释提桓因言：「不须我也，此王自作誓愿，

大心欢喜，不惜身命，感发一切令求佛道。」

帝释语人王言：「汝割肉辛苦，心不恼没耶？」王言：「我心欢喜，不恼不没。」

帝释言：「谁当信汝心不没者？」

是时菩萨作实誓愿：「我割肉血流，不瞋不恼，一心不闷以求佛道者，我身当即平复如故。」即出语时，身复如本。人天见之，皆大悲喜，叹未曾有：「此大菩萨必当作佛，我曹应当尽心供养，愿令早成佛道，当念我等。」是时释提桓因、毗首羯磨各还天上，如是等种种相，是檀波罗蜜满。】

由上观之，可知菩萨行者之悲心大施，舍己利他，非仅广施外财、诸受用而已，更能舍身全部而作内财施，且于布施一行中，含摄六度，圆满具足。如论文中之尸毘王所行之菩萨大施，以凡夫所最珍爱且难以布施之己身肉体为施物，无身见之执着而行布施波罗蜜。此施以怜爱众生之不杀悲心为出发点，是为戒波罗蜜。不以己之王身尊贵，而受施者为畜生道而有分别心；尽管所求不甚合理，尸毘王仍心无愤恨，一施再施，此则忍辱波罗蜜及精进波罗蜜。布施后，其欲命终之时，心定无悔，是为禅定波罗蜜，心得决定故。以命抵命，其秤方平，是则言明众有情之如来藏平等、平等，非如错悟大师所言：「以万只蚁身之如来藏换一人身之如来藏，以千人身之如来藏换一鲸身之如来藏。」法界实相决非此等凭空想象，决非意识作用所成之如来藏戏论，此即般若波罗蜜所摄。菩萨之布施，六度具足，凡夫、声闻所不能及；吾人欲行佛菩提道，此

间虽未能立行，仍应以世尊往世因地之所行而为圭臬，勇猛精进才是！

四、布施与护法

文末，兹引《大般涅槃经》卷十世尊金言——若先谤法，却能忏悔，而后护持正法者，此乃世间无上福田——吾人布施此类人等，其福无量：

纯陀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所有之物，布施一切，唯可赞叹，无可毁损。』世尊！是义云何？持戒、毁戒有何差别？」佛言：「唯除一人，余一切施皆可赞叹。」纯陀问言：「云何名为唯除一人？」佛言：「如此经中所说**破戒**。」纯陀复言：「我今未解，唯愿说之。」佛告纯陀：「言破戒者，谓**一阐提**，其余在所一切，布施皆可赞叹，获大果报。」

纯陀复问：「一阐提者，其义云何？」佛告纯陀：「若有比丘及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发麁恶言诽谤正法，造是重业永不改悔，心无惭愧，如是等人名为**趣向一阐提道**。若犯四重、作五逆罪，自知定犯如是重事，而心初无怖畏、惭愧、不肯发露，于佛正法永无护惜建立之心，毁谤轻贱言多过咎，如是等人，亦名**趣向一阐提道**。若复说言：『无佛法僧』，如是等人亦名**趣向一阐提道**。唯除如此**一阐提辈**，施其余者一切赞叹。」

尔时纯陀复白佛言：「世尊！所言『破戒』其义云何？」佛告纯陀：「若犯四重及五逆罪、诽谤正法，如是等人名为『破戒』。」纯陀复问：「如是破戒可拔济不？」佛

告纯陀：「有因缘故则可拔济。若被（披）法服犹未舍远，其心常怀惭愧恐怖而自考责：『咄哉！何为犯斯重罪？何其怪哉！造斯苦业？』深自改悔生护法心，欲建正法，有护法者我当供养，若有读诵大乘典者，我当咨问受持读诵，既通利已复当为他分别广说，我说是人不为破戒。」

「何以故？善男子！譬如日出能除一切尘翳暗冥，是大涅槃微妙经典出兴于世亦复如是，能除众生无量劫中所作众罪，是故此经说护正法得大果报，拔济破戒。若有毁谤是正法者，能自改悔还归于法，自念：『所作一切不善，如人自害心生恐怖、惊惧、惭愧，除此正法更无救护，是故应当还归正法。』若能如是如说归依，布施是人得福无量，亦名世间应受供养。」

「若犯如上恶业之罪，若经一月或十五日，不生归依发露之心，若施是人果报甚少，犯五逆者亦复如是。能生悔心内怀惭愧：『今我所作不善之业甚为大苦，我当建立护持正法。』是则不名五逆罪也！若施是人得福无量。犯逆罪已，不生护法归依之心，有施是者，福不足言。」

「又善男子！犯重罪者汝今谛听，我当为汝分别广说，应生是心，谓：『正法者，即是如来微密之藏，是故我当护持建立。』施是人者，得胜果报。善男子！譬如女人怀妊垂产，值国荒乱远至他土，在一天庙即便产育；后闻旧邦安隐丰熟，携持其子，欲还本土，路经恒河水

涨暴急。荷负是儿不能得渡，即自念言：『我宁与子一处并命，终不舍弃而独济也！』作是念已，与子俱没；命终之后，寻生天中。以慈念子，欲令得渡，而是女人本性弊恶，以爱子故得生天中。犯四重禁、五无间罪，生护法心亦复如是，虽复先为不善之业，**以护法故得为世间无上福田**，是护法者有如是等无量果报。』】

末法时代，众生根劣，刚强难伏，累世谤法习气所致，于世尊宣说如来藏微妙甚深正法之时，困难亲证，心不生信，复加诽谤，而成一阐提人；舍报后随业风所飘，先入地狱，受苦无间；复辗转生于饿鬼、傍生，无量劫后，转生成人，喑哑贫苦；多世之后，值遇佛法，心生信乐，广作佛事；然是时邪见兴而正法没，恶知识充斥世间，且多能将人天善法与世俗法结合，切合众生心灵所需，唯错解第一义谛，故与世尊所言成佛之道，渐行渐远。又众生性喜崇拜名师，是以众口铄金，劣币逐良；虽是黄铜，言是黄金；众生虽发大心，而行布施供养破戒、邪见僧宝，却使邪见日盛、正法日衰，此即世尊所言「有施是者，福不足言」；谓世尊禁止菩萨行者布施破戒者及谤法之人，彼等皆是一阐提人故。

平实导师不忍末法佛子再受邪见熏习，求出无期，是以住世宣说如来藏妙法；不计毁誉，著书立说，借破邪而显正，作菩萨广大第一最胜法布施；怎奈诸方错悟大师及诸佛子往昔谤法习气种子流注，未能如理作意思维比较，诽谤之心再起，又行谤法，却以护法行者自居，再次落入一阐提之窠臼中，何愚至此？此诸毁谤如来藏胜法之师，何不静心思维如实修行而不

遽下结论？待有朝一日，略悉佛菩提正义时，忏悔心发，建立护持正法——如来微密之藏——方能称之为真福田，而使诸信受佛子「施是人者」均能「得胜果报」，方能不再愧对身上所著福田衣也。





持戒—贫人守戒修善免难得福

《六度集经》卷第四 戒度无极章 第三十三：

【昔者菩萨处世贫困，为商人赁，入海采利。船住不行，商人巨细，靡不恐惧，请祷神祇，上下调拯；贫人唯三自归，守戒不犯，悔过自责，日夜各三；慈心誓愿：十方众生莫有恐怖，如吾今日也！吾后得佛当度斯类矣！

乃至七日船不移迈，海神讹与货主梦曰：「汝弃贫人，吾与汝去。」货主得梦，怆然悼之，私密言议。贫人微察，具照所以，曰：「无以吾一人之体，丧众命也！」货主作诘（注一），给其糒量，下着诘上，推诘远之。大鱼覆船，尽吞商人，贫人随风得岸，还其本土，九族欣悵。

贫人以三自归、五戒、十善，奉斋忏悔、慈向众生，故得是福。贫人者我身是也！菩萨执志度无极（注二），行持戒如是！】

白话解释如下：

【从前有一位菩萨，由于家境贫穷、生活困苦，受商人雇用乘船出海，采集可以赚取更多利润的货物。出海以后，这艘船突然静止不动，没有办法继续航行。这时船上的大小商

人，个个都很紧张害怕，不断的祈求祷告天地所有的神明，能够拯救他们获得平安。面对这样的危险，那位穷人（菩萨）却没有丝毫的恐惧，只是一心一意的忆念着三宝的功德，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严守戒律，不敢有所违犯。每天都早晚各三次：诚心忏悔身、口、意的过失，自责其心，永不复做。而且，以慈心立弘誓、发大愿：愿十方的所有众生，身心都能解脱自在，没有烦恼恐怖、像现在的我一样。我未来成佛的时候，一定会度脱这类众生，使众生也能和我一样地修行，解脱痛苦烦恼，并于未来无量劫之后成佛。

就这样过了七天，这艘船仍然留在原处，完全没有移动分毫。后来，海神托梦诱骗货主说：「你如果能够把那个穷人遗弃在海上，我便让你们的船离开这里。」货主从梦中醒过来之后，神情哀伤、内心悲痛的和其他的商人们暗中商议解决的办法。穷人（菩萨）面对这种景像，仔细观察之后，便完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就向货主、商人们说：「千万别为了我一个人的性命，而害你们这么多的人因此丧失了宝贵的生命，那决不是我乐意见到的，所以我愿意离开这艘船。」货主听了他的话之后，便准备了竹筏，并且给了他一些干粮；放他到竹筏上，然后推开竹筏让他远离船边。随后，这艘船便受到海中大鱼的攻击而翻覆了，商人纷纷落海，全部都被大鱼给吞食了。那位穷人（菩萨）坐在竹筏上，随着海风的吹送，漂流到岸边，终于回到他自己的故乡，所有的族人也都为他的安然归来，欢欣喜悦。

那位穷人（菩萨）因为皈命三宝、持守五戒、奉行十善、

又能奉持斋戒使身心清静、忏悔往昔业障、慈心回向众生，所以才能获得这种善妙的果报。那位穷人就是我啊（佛陀）！菩萨无量劫修行，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这般的修行持戒！】

注 释

注一： 舫

(1) 舫 = 尖上（败佳反，方言暹谓之筏，南方名暹，北人名筏也）。（引述自《一切经音义》〈六度集经卷四〉第三三则）

(2) 舫。郭璞云：水中舫筏。功德施论云：如欲济川先应取筏，至彼岸已，舍之而去。（引述自《翻译名义集》卷5〈增数譬喻篇〉第五十三）

(3) 「若载象船、载马船、载财物船、载瓦器船、载皮船、载铁器船，乃至舫棹；若是船筏，系着一处。」（引述自《摩诃僧祇律》卷第三〈明四波罗夷法之三（盗戒之余）〉）

注二： 度无极（引述自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

（术语）梵语波罗蜜多Pa[^]ramita，旧译度无极，新译到彼岸。度者，即到彼岸之义；无极，谓其行法无际限也。玄应音义三曰：「度无极，或言到彼岸，皆一义也。梵言波罗蜜多是也。」





☒一、请问我生活中的障碍比较多，近来喜欢念地藏菩萨，因为地藏菩萨的广大悲愿，会令我比较有信心去处理世间事和走好修行的每一步！毕竟老师将修行的次第都告诉大家了，机不可失，我想以地藏菩萨为忆念的对象来修念佛三昧！我希望今生能明心，任务艰巨；我又身在大陆，可能念地藏菩萨能让我尽快达成此一目标吧？因为他的悲愿实在广大。

但我突然想到了我的怨亲债主们，我以前一直是念阿弥陀佛和《无量寿经》回向他们的，现在改为专念地藏菩萨圣号和《地藏经》回向，他们会接受吗？毕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是最大的利益，因为求生人天，终有下堕三涂的危险。但是念地藏菩萨来回向，有利于他们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如果我每天念地藏菩萨、拜地藏菩萨，将功德回向给他们时，请求他们听菩萨的话，念佛往生极乐，这样变通可以吗？如果为了怨亲债主的最大利益，我该念阿弥陀佛好呢还是地藏菩萨？

答：我们随喜赞叹您发心忆念大愿 地藏王菩萨摩訶萨，而地藏菩萨誓愿宏深，若能忆念他，必能蒙受菩萨加持而得利，祝愿您蒙佛菩萨显冥加持，早日成就所愿。再者，原以持诵 弥陀圣号及《无量寿经》的功德回向，现改为 地藏菩萨圣号与《地藏经》的功德回向，两者都是非常的殊

胜，我们认为对于求生极乐国土都有增上的效果；若冤亲债主原信受 弥陀世尊，则没有不信受 地藏菩萨的道理，因为功德都非常殊胜，且三恶道的众生多与 地藏菩萨之悲愿相应。佛弟子若欲往生极乐，以持念 弥陀圣号较易相应，但事实上，初地以上的菩萨都已发起十无尽愿，誓愿护持一切诸佛教，更何况是等觉菩萨与诸佛；所以行者当知，忆念任何一尊佛菩萨的功德利益都是殊胜无比。经中说忆念 释迦牟尼佛、药师琉璃光佛一样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管您是念 释迦世尊、药师琉璃光世尊、弥陀世尊、观音、势至、文殊、普贤、地藏……等诸大菩萨，都是对往生极乐世界有大利益；只是念 弥陀世尊较为直接相应极乐世界，以忆念 阿弥陀佛最为当机。阿弥陀佛与 地藏菩萨都是慈悲悲愿无量，看自己与哪尊佛菩萨相应为妥。这个部分的知见与观念，与三十六期〈般若信箱〉问四类似，请提问者参考理解之。

☒二、《楞伽经详解》第七辑 76 页：【是故流转门中说：因无明故有三种行，因三种行故必定导致六识不肯自我灭度，故有六识种子运行而导致意根与第八识入胎，借父精母血而生起名色，此即是业感缘起也；因第八识与意根之入胎而生起名色六识(识缘名色)故，便有此世六识之六入……乃至有生、有老死等。故于流转门之十二因缘法之义说中，佛说缘行而有识，识缘名色者，谓此六识也。】请问：

1.六识种子即是六识或六识身？

2.六识是第七、第八入胎后才逐渐生起，怎么会跑到前面成为识缘名色之识呢？

3.「六识之六入」是什么意思呢？

答：1.六識種子不能說是六識，因為種子尚未現行，是收藏在第八識中，已依因緣現行以後才能說為六識。

2.流转門十二因緣法中所說「識緣名色」的「识」，是指前世之識陰六識，与「名色」一样有前后世之差别，故「识」在前「名色」在后。而您所說的入胎時之七、八識中的第八識，乃是流轉門十因緣觀中所說「識緣名色，名色緣識」的識，這個部分的法義在最近出版的《阿含正義》第二輯與第三輯中有專章大篇幅的說明，請閱之後就可以清楚的了知其中的差別所在。我們也在前面很多期电子报中開示過相关的法義，例如在三十二期〈般若信箱〉問四、六、九有回答過，請您查閱瞭解。再者，對於流轉門、還滅門、十因緣、十二因緣、順逆觀行等等法要有很多深奧法義，這也是末法時期的現在，學人普遍不知且誤會的重要法義，我們勸請您請閱《阿含正義》詳細研讀，並且思惟勝解當中開示的義理，更能如實觀行履踐，這樣就能夠確實解除这个疑问，也能體驗因緣觀中出離觀的道理；更有精進不懈怠者，逕可親證聲聞初果。

3. 平實導師在《阿含正義》第一輯第三章有特別專章介紹陰、界、入的法義，大心的菩薩不可不讀，此處篇幅有限，故不贅言。

☒三、《平实书笈》第 289 页：【于五位中，灵知心灭已，如来藏依旧不灭，乃至睡眠无梦及灭尽定中无意识灵知时，依旧任运缘于外境，而对现五尘内相分，犹如明镜现影而不落于见闻觉知中，不起五受，故名自在。】请问：1.五位中皆对现五尘内相分？那么正死位五根已坏，如何对现？正死位中，意根缘什么？ 2.既然对现五尘内相分，是否也必然同时现法尘内相分？

答：1.此问乃是误会《平实书笈》中的文义，平实导师主要是说「于五位中寂照不灭任运随缘而不动」，于此说明之后又举出五位中的睡眠无梦与灭尽定无意识的状态当中，如来藏仍然透过五扶尘根及五胜义根变现内相分而自在运作，不起五受等，此乃是如来藏随缘任运的一种而已；特别举出这个例证乃是希望大家证悟后容易实际体验，然如来藏尚有许多随缘任运的法义，正死位中即是有许多这样的法义，此与了生脱死有关；但了生脱死这一部分的法义，不能落于文字中来细说，因为有泄漏密意之虞。在本会增上班讲解《瑜伽师地论》时，平实导师曾有略为开示当中的法要，对于慧力较佳的证悟菩萨来说，已经是非常明白的开示。

2.这个部分的法要，在平实导师所著《识蕴真义》当中开示甚多，我们在之前多期的〈般若信箱〉也有开示这个部分的法义，请您直接联结查阅。

☒四、弟子因为犯了很重的戒，一直希望能忏悔见到好相；有位师兄介绍拜忏时也忆佛，但是弟子感觉这样忏悔的

效果不好，有时都忘了是在拜忏，而只是在无相拜佛，这样拜忏可以吗？弟子可不可以通过增加拜佛时间来忏悔？还是每天一定要通过拜忏来忏悔吗？拜忏之时如何观想呢？心里默诵忏悔偈、还是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以后坚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呢？

答：忏悔乃是善法，但是我们要知道忏悔的精神与要领，忏乃是发露，悔乃是永不复作。若能如法忏悔，功德无量无边。佛在经中说：「若人造重罪，作已深自责，忏悔更不造，能拔根本业。」所以忏悔的要领乃是需要发露，并且心得决定永不复作。而您提到犯了重戒，当如佛在律典中所说的方式忏悔；若是重戒必须在佛前对众忏，若是轻戒则是在佛前对首忏，若是小戒只需佛前自责其心；在如法实行上述忏法以后，并且需要如实的遵守悔法，也就是永不复犯，更复转而护持正法利益众生之行，如世亲菩萨的例子，乃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至于增加拜佛的时间、次数当然有助于灭罪，如《梵网经》卷二：「若到礼三世千佛得见好相，若一七日，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见好相。」所以拜八十八佛忏、三千佛忏、万佛忏……等，都是可以选择的拜忏法；若至心者，于拜忏当中必定忆念诸佛菩萨以为盟证，自己更改往修来、勇发菩提愿，而行菩萨道以利众生，如此至心忏悔者，我们相信必能感应诸佛菩萨之加持灭罪。再者，已悟之行者也可以实相忏悔、转依真如体性的方式来忏悔过去的罪业；而忏悔的法义要领，我们过去在很多期的般若信箱都有回答，请参阅第二期间二、

十七期问八、二十六期问十、三十期问一及问七的回答。并且劝请您至网路书局或各地实体书局请购 平实导师讲述的《优婆塞戒经讲记》，当中有甚多的开示。此处因篇幅所限，只能从法理原则上来作说明。

☒五、菩萨戒十个重戒犯了不通忏悔，忏悔了重罪还是不灭，还要去受，入波罗夷之罪，三贤、十地，一切皆失。这是 导师所教导我们的，末学自从看到 导师这样开示后就一直哭。末学今生还没有求受菩萨戒，可是总觉得自己过去生应该是受过菩萨戒的；若是有受过这尽未来际的菩萨戒，那么今生肯定犯戒了！各位菩萨慈悲，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才好？

答：您看到 平實導師書中對戒律的開示以後，而能夠相應菩薩戒法，知道自己此世與以往的愚癡造惡之行而悲泣聳動，表示您乃是大乘善根深厚的菩薩種性者，听受法要后即與「慚、愧」兩善法相應。我們知道菩薩戒乃是菩薩的根本大戒，想要成佛必定受持菩薩戒。但是我們對於戒律的認識，應該是要去瞭解它的宗旨與精神所在，真正能夠持戒乃是二地滿心菩薩才能做得到，二地滿心以下的菩薩都是在「學戒」階段，還談不上持戒。若此世能有緣修學正法，也能夠再去受持菩薩戒律，這樣透過世世熏修受學，並善護自己的戒行，而使自己的戒德增上，必能促使親證菩提的因緣成熟。但是，菩薩戒雖是盡未來際受，然今生沒有离隔陰之迷的人還是居大多數，故需再受菩薩戒以增益戒體的完整与功德力；此世未重受戒之前所犯重

罪，若非性罪，還是可以如法懺悔滅罪的；若是性罪，雖未來世還是得受，然菩薩面對這樣的事情，如法懺摩之後，心中決定接受一個事實「未來佛道上必會面臨此一障道因緣的成熟」，因為了知因果昭昭不爽，故更加努力的懺悔改過，並且盡形壽努力的在護持正法、利益眾生上面用心，惡報也有可能免除。西天 世親菩薩的改往修來而獲得大果證，就是最好的榜樣；若能極力護持正法、修學大乘，因此而得證悟以後，可以實相懺悔而滅罪，這種情況下就可以不必要見好相。雖是惡因緣的造作，然菩薩知道過失之時便馬上改過永不復作，並將此惡因緣當成未來行菩薩道時度眾的逆增上緣，以此智慧善巧，轉逆增上緣為弘法度眾佛事之緣起。因此我們這些尚未離開隔陰之迷的學子，在面對戒律的時候，要知道戒律的精神與要點所在，在未受戒或受戒後的學戒期間，我們只要把握「重戒不犯」，若輕戒雖有毀犯而能如法懺摩，應可無虞；因為 佛在經中曾開示：「有犯名菩薩，無犯名外道。」在未到二地滿心前，因不小心而毀犯小小戒是難免的，只要事後能夠如法的懺悔補救，在無量數劫的菩薩道中，透過學戒懺悔來圓滿「慚、愧」兩善法的瓔珞莊嚴，這樣就能夠世世增進佛道，如此才是正途，切勿因此而追悔過去，使得佛道的進程停滯或退轉，應積極的面對戒律的莊嚴加持。

☒六、后學研讀 導師所著的法寶《識蘊真義》中說末那識非識蘊所攝：【于二乘法中，世尊雖然唯為二乘人說意識之我見与我執是生死轮回之根本，唯将眼等六识归类

在识蕴中，尚且不将意根归类在识蕴中，而归之为六根所摄，说之为根，而不说之为识，故不摄在识蕴中；末那识摄属于根而非摄属「意根为缘所生」之「识」故，故非识蕴所摄，由此证明安慧之见解邪谬。

乃至大乘法中之根本论《瑜伽师地论》中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亦同佛说，将前六识说为识蕴：「云何识蕴？谓心、意、识(注)。复有六识身，则眼识、耳鼻舌身意识；总名识蕴。」[0433c17]亦不将意根摄在识蕴中，因为意根是意识生起时所依根故，于识蕴生起之前即已存在故，不可摄在后生之识蕴中；……】

但在《楞伽经详解》第五辑 122 页中，提到识阴包括眼等七识；又在《心经密意》第五章第四节「五蕴即是空、不异空之密意」中提到：【识阴总共有七个识——眼耳鼻舌身意识，再加上恒而不断、时时思量而处处作主的末那识，共有七识。这七识心跟空性如来藏有没有什么不同？《心经》中说：这七识就是空性如来藏，空性如来藏就是这七识，……】

为什么在几处中说法不同？依后学的理解是不是：从意根是意识生起之所依的角度来看，意根和其他六识不同，故不设为识蕴；而从五阴十八界的虚妄性来说，意根和其他六识一样都是虚妄的，都是从如来藏出生的，因此可以划为识蕴！以上解释是否如理？请开示。

答：您的理解属于正确而如理的，这个部分的法义，平实导

师在《识蕴真义》、《阿含正义》书中非常详细的说明其中的差异。如《阿含正义》第三辑当中，平实导师详细的开示这当中差异的道理：【阿含佛法中讲的识阴是指六识身，不包含意根在内；唯除大乘法中方便悉檀而为不同根性者所作的方便说。】所以在阿含中佛甚至不多说意根的法义，只将其摄归六根当中。也就是说，在大乘法中为了帮助众生简别真妄的差异，而将「恒审思量」的意根方便摄归于识阴的范围内，此乃广义的说法，属方便说的对治悉檀，与狭义且严格的说法有所差异；因为弘扬佛法的过程中，核心义理的第一义悉檀不可改变，然在其他三种悉檀的说法上，需要应机而方便说。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就会有所差异，这也就是「法无定法」的实际例证。

因此对于初机的学人，诸佛菩萨多从重对治，以断除我见为首要目的，希望能够使得众生远离对妄心的执取，所以多将意根方便摄入识蕴当中，让其知道七转识的生灭无常性；因为意根除了与六识的体性不同这一点之外，意根还是刹那刹那而念念生灭的，非是不生灭之法；虽其无始以来都存在，然其却是刹那生灭的有为性，乃可灭之法，阿罗汉入了无余涅槃，即是意根灭尽之时，故知其乃是可灭之法；既是可灭之法，即非真心，所以菩萨度众时，为利益初机学人远离妄心之执取，而能亲证断我见的功德，故为简别真妄而为众生说意根属识阴所摄，乃方便摄入识蕴中；如此让新学菩萨了知真妄的差别，不堕我见之中，以此利益众生能方便远离妄心的执着，进而能早日亲

证法界实相——第八识阿赖耶识。

☒七、后学于《正觉电子报》第二十一期阅读关于〈马鸣菩萨略传〉一文，得知马鸣菩萨已证得八地证量。文中描述：「马鸣菩萨当世已有八地证量，超越命浊（又称寿浊），寿命可以自己控制……随机现应。」不知道前贤是如何得知菩萨证得八地证量呢？之前于电子报中（忘记是哪一期了），记得好像是说关于八地菩萨可以正知出入胎。既然八地菩萨可以正知出入胎，那么何以马鸣菩萨年轻时，于中印度学习外道而成为当代之大智者，也是声名远播的外道论师呢？请诸善知识慈悲赐教。

答：1.根据后秦三藏鸠摩罗什译之《马鸣菩萨传》记载：【(马鸣菩萨)论法无对，即堕负处，伏为弟子剃除须发，度为沙弥受具足戒。独坐一处心自惟曰：「吾才明远识、声震天下，如何一言致屈便为人弟子？」念已不悦，师知其心，即命入房，为现神足种种变化，知师非恒，心乃悦伏，念曰：「吾为弟子，固其宜矣。」师语言：「汝才明不易，真未成耳。设学吾所得法，**根、力、觉、道，辩才深达，明审义趣者，将天下无对也。**」师还本国，弟子住中天竺，博通众经明达内外，**才辩盖世、四辈敬伏**，天竺国王甚珍遇之。……王审知比丘高明胜达，导利弘深，辩才说法乃感非人类；将欲悟诸群惑，饿七匹马至于六日旦，普集内外沙门异学，请比丘说法，**诸有听者莫不开悟**；王系此马于众会前，以草与之(马嗜浮流，故以浮流草与之也)，**马垂泪听法，无念食想，于是天下乃知非恒，以马解其音故，遂**

号为马鸣菩萨。于北天竺广宣佛法，导利群生，善能方便成人功德，四辈敬重，复咸称为功德日。】

因此我们依据论意可以知道当时的 马鸣菩萨具足了下面的功德：「根、力、觉、道，辩才深达，明审义趣者，将天下无对也」、「才辩盖世，四辈敬伏」、「导利弘深，辩才说法乃感非人类」、「诸有听者莫不开悟，王系此马于众会前，以草与之（似浮流草与之），马垂泪听法，无念食想，于是天下乃知非恒，以马解其音故」、「导利群生善能方便」，而依据佛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下开示：【复次，焰慧地菩萨摩訶萨〔编案：四地〕，修行顺忍，无所摄受，永断微细身边见故，修习无边菩提分法，念处、正勤、神足、根、力、觉道具足，为欲成就力、无所畏、不共佛法。于七阿僧祇劫，修习无量精进波罗蜜多，远离懈怠，普利众生。……复次，远行地菩萨摩訶萨〔编案：七地〕，修无生忍，证法无别，断诸业果细现行相，住于灭定，起殊胜行，虽常寂灭，广化众生，示入声闻，常随佛智；示同外道，示作魔王，随顺世间而常出世。于十阿僧祇劫，行百万三昧，善巧方便广宣法藏，一切庄严皆得圆满。……复次，善慧地菩萨摩訶萨〔编案：九地〕，住上无生忍，灭心心相，证智自在，断无碍障，具大神通，修力、无畏，善能守护诸佛法藏，得无碍解、法义、词、辩，演说正法无断无尽，一刹那顷于不可说诸世界中，随诸众生所有问难，一音解释普令欢喜。于万阿僧祇劫，能现百万恒河沙等诸佛神力，无尽法藏利益圆满。】若依经文判断

马鸣菩萨，至少应有八地以上甚至九地的证量，然可稽的记载文献有限，且此乃上地菩萨之证量，亦非吾等下地菩萨所能臆测，只能依据经文而论，并且此问题也不是现在的我们所应探讨的问题。

2.马鸣菩萨年轻在外道的时候，不是示现八地以上，但是皈依佛门修学以后是可以成为八地以上的证量；如同 玄奘菩萨未去天竺求法的时候也不是三地的证量，然其造《成唯识论》的时候，至少是三地的证量；又如 阿难尊者在没有听 佛开示《楞严经》的时候，还只是声闻初果，但在 佛为其开示《楞严经》后，阿难尊者至少也有初地的证德。

所以年轻在外道时的 马鸣菩萨，容可方便示现还有胎昧，似是未离隔阴之迷，因为三地满心以下的菩萨来人间受生尚有隔阴之迷，无法正知住胎出胎。然其根性猛利又复得遇善知识之教诫传授，在证悟后努力进修，从三地满心以下，而一世之中超劫证得八地的果德也不无可能。又如 观世音菩萨过去无量亿劫前 千光王静住如来所，当时为初地住地心的 观世音菩萨，因 佛亲授加持大悲心咒，菩萨闻持此心咒而超第八地，也是经中明文的记载，但此乃是上地的境界相，非吾等下地菩萨所能思议与评论。

☒八、末学在学佛之前，曾听学佛人说起在家供奉佛菩萨像，礼拜及念佛可回向祖先，家里不一定要有祖先牌位。因家乡房子无人居住，就把供奉在家乡的祖先牌

位，请至寺庙供奉，每年清明节前后才至寺中礼拜。不知道这样处理，可有不妥？也曾多方请教过有关祖先牌位的问题，总是众说纷纭；请问一般人对祖先牌位，该如何处理最为圆满？是否有个正确的处理方法？请求帮助解惑。

答：菩萨道的行者面对世间法应有正确的知见与观念，若面对的世间习俗不是造作恶业违背正道的情形，通常应随顺众生的习俗而行，勿使众生因此而起诽谤三宝之缘。故祖先牌位的处理方式应以随顺风俗的角度处理，只要家族和气随顺即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此祭拜祖先的风俗，也只是各地众同分有情一个形式上面的施设，而佛弟子对于这个部分应有正确的观念与知见，除了随顺众生之外，自己在修行的过程中，以自身修行之功德具体的回向才是正途；然菩萨不坏世间法而证菩提，如法的回向乃是利益自己与利益祖先的最佳作法，其他事相上的部分，只要把握住善性及利益祖先与众生的原则即可，若符合了 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就可以随顺众生而行。

☒九、若在同修会里明心之后，因事相上的问题而不再到讲堂上课，但并不否认自己的见道。若有人说他退转，这样算谤贤圣僧吗？

答：退转的现象有很多种，是退转于外道法（例如转修藏密双身法）？或是退转于世俗法？还是退转于二乘法？若以大乘佛菩提来说，这些皆可名为退转，因为「上心作中」或者「中心作下」，是违背菩萨戒的，是故 佛在经中鼓励弟

子：「当勤精进，令无放逸而生退转心。」也就是说，佛弟子随顺恶缘而退转于恶法、世间法、二乘法，舍弃大乘法之菩提心，皆名退转，所以情形有很多种。若因为世俗原因或其他事相上的问题而不再到讲堂上课，但不否认自己的见道，也就是说他没有否定如来藏、否定正觉的正法，而自己因过去世所植正法的福德不够，所以被世间法的事相所缠绕，无法留在正觉，无法在道业上面更进一步的努力进修，然自己道心坚固，仍在家中努力除却性障、闻熏阅读 平实导师的论著及经典、护持正法，只是因为自己世俗的恶因缘缠绕，而暂时转为处理、安顿世俗之事，不可说为退转。

若名义上面为处理世俗事相之事，实际转而忙于世俗法的追求，或转为只在世间行善、或为学做人……等世间善法，表面看似增上，而实际却放逸于佛菩提道的进修，如此则名为退转。《优婆塞戒经》卷一：【众生勤修无量善法故能增上，不勤修故便退为下。若善修进则名不退，若不修进名之为退。一切时中，常为一切无边众生修集善故名不退转。若不如是，是名退转，如是菩萨则有退心及怖畏心。若一切时中，为一切众生修集善法得不退转，是故我记是大喜地，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此经文为标准的话，只要不善修进而退回到世间法中者，皆名之为退转的菩萨；若再严格的说，在初地以前的三贤位都不能称为行不退的菩萨；明心也只是位不退而已，尚有许多法义待学、现观待证、性障待除、福德待

集、定力待修、大愿待发……有种种的福慧待修集，才能到达行不退、念不退、究竟不退；因此，明心而不退转的人，只是位不退而已，仍不可说为真实不退，并未到达初地的行不退及八地的念不退、佛地的究竟不退，所以退转与不退转之事，有很多种的情形可言。

再者，平实导师在《优婆塞戒经讲记》第一辑当中开示：「因此说大乘之法，明心破参真见道而得根本智以后，还得要跟随善知识继续进修相见道位的智慧而得后得智；后得智能通达了，才算进到初地的入地心中，这样才能保证不会退转。然而初地的行不退仍然不是具足不退，……」所以导师接着说：「但是在地前，一旦不小心而跟着恶知识谤法，那就几乎没有救了！所以得要真的入地了，才能保证绝对不会有谤法而因为恶业退转的事情。」因此您的提问说「若有人说他退转」，这得要看他是说对本人说，还是对他人说，或者善心激励为利益他的道业增上而说？或是私心、恶心诽谤而说？都有不同的差别，因此不可一概而论，当看戒律的根本、方便、成已而来判定。

☒十、附近的寺院打算要传授菩萨戒，主持法师表面是弘扬净土法门，但是他内心还是信受藏密宗喀巴的，他偶尔会介绍密宗的书给一些居士，经弟子多次劝说，本来有点效果了，但是又被他的一位师父拉了回去，弟子可以去那里受菩萨戒吗？另外，藏密也有人供奉韦陀菩萨，但不知韦陀菩萨会为藏密做护法吗？

答：1.《优婆塞戒经》卷五：「受三归已，造作痴业，受外道法、自在天语，以是因缘失于三归。」由此佛语开示可知，藏密双身法的弘扬者乃是最愚痴者，他们是已经违犯十重戒的邪淫戒，不只是违犯出家戒的淫戒而已，已是一阐提人，善根永断；而且他们依据宗喀巴的法义是极力否定如来藏的，他们跟着宗喀巴弘扬否定如来藏的法义，已是谤菩萨藏的一阐提人，善根永断，成就地狱种性，那是连基本的三皈依戒都失去了，更何况还有菩萨戒体的存在？早已经失去戒体了。既然传法之师都没有戒体可言，而且已是地狱种性人，您又如何可从其得戒呢？故信受藏密应成派中观宗喀巴邪法的人，乃愚痴无智者，从其受戒必不得戒。

2.护法 韦陀尊天菩萨乃是发愿护持正法摧破邪说，绝对不可能为藏密外道法当护法，相传 菩萨乃是贤劫最后佛——楼至佛，更不可能护持外道宗喀巴的邪淫教法，所以藏密行者供奉的护法神大多都是山精鬼魅等形象；也有的藏密行者知道自己的双身法易为众生唾弃，故多隐身于显教之中，号称显密双修，或者禅净密三修，同时也供奉韦陀菩萨的圣像，欺骗众生，让众生误以为他们是清净的道场；但这只是藏密一贯的伎俩，以夤缘 韦陀菩萨名号的手段，好掩饰其外道本质的内涵。实际上，韦陀菩萨不会去护持他们的。对于您说的那位法师，可以赠送《狂密与真密》给他；在电子报连载《广论之平议》以后，也

可以一期又一期寄给他，尝试救他远离地狱业。若能成功，就是您的一件大功德。

☒十一、我看经后有点疑惑，《大方广如来不思议境界经》大唐于闐三藏实叉难陀奉诏制译：【时有十佛刹微尘等他方诸佛。为欲庄严毗卢遮那道场众故，示菩萨形来在会坐，其名曰观自在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地藏菩萨、虚空藏菩萨、金刚藏菩萨、维摩诘菩萨、善威光菩萨、灭诸盖菩萨、宝手菩萨、大慧菩萨、普贤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訶萨，而为上首。】

观自在菩萨与地藏菩萨都已经成佛了，佛地的如来藏都应该是一样的，佛与佛之间是平等的。但下面的经文却说求愿是地藏菩萨最快，《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中说：【……善男子！假使有人于其弥勒、及妙吉祥、并观自在、普贤之类而为上首，殊伽沙等诸大菩萨摩訶萨所，于百劫中，至心归依，称名、念诵、礼拜、供养、求诸所愿，不如有人于一食顷，至心归依，称名、念诵、礼拜、供养地藏菩萨，求诸所愿，速得满足。所以者何？地藏菩萨，利益安乐一切有情，令诸有情所愿满足，如如意宝，亦如伏藏。如是大士，为欲成熟诸有情故，久修坚固大愿、大悲，勇猛精进，过诸菩萨，是故汝等，应当供养。】这是从哪个角度去讲的？是从悲愿的角度吗？佛的世界真是不可思议！

答：经中的许多法要乃是应众生之机而说，地藏菩萨感应道交、利益众生，无量众生受其加被远离众苦趣向正道，《大

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一：【汝等当知，有菩萨摩訶萨名曰地藏，已于无量无数大劫，五浊恶时无佛世界成熟有情，今与八十百千那由多频跋罗菩萨俱为欲来此礼敬亲近供养我故，观大集会生随喜故，并诸眷属作声闻像将来至此，以神通力现是变化。……现作如是等无量无数异类之身，为诸有情如应说法，随其所应安置三乘不退转位。】因此，您提问的经文除了悲愿的角度之外，还有就是应机而说的为人悉檀，针对应机的众生而在那一部经中特别强调那部经的缘起者功德特别殊胜；这是因为地藏菩萨久远劫以来多在「五浊恶时无佛世界成熟有情」，所以在此五浊恶世的部分易与恶缘相应的众生，与地藏菩萨的愿力较易相应，故佛世尊乃在赞扬地藏菩萨殊胜功德的同时，也希望在此堪忍世界的有情能够与地藏菩萨的大愿相应，得蒙菩萨加持摄受满足，故而开示那些较易与恶缘相应的众生：「不如有人于一食顷，至心归依、称名、念诵、礼拜、供养地藏菩萨，求诸所愿，速得满足。」我们切勿误会经中文句而错解。因此我们读经当知：法无定法，一切的开示法要，应与实相相应相合，以及因应不同种类的众生因缘，促使众生远离恶业、趣入佛道的圆满为宗，故佛在经中说法有四种悉檀的差别。





正觉电子报

发 行：台北市佛教正觉同修会

编 辑：台北市佛教正觉同修会编译组

地址：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号 9 楼

书香园地：<http://books.enlighten.org.tw>

成佛之道：<http://www.a202.idv.tw/>

订阅：<https://www.enlighten.org.tw/epaper>

电子信箱：awareness@enlighten.org.tw

电话：台北讲堂 (02)25957295 (总机)

新竹讲堂 (03)5619020

台中讲堂 (04)23762138

台南讲堂 (06)2820541

高雄讲堂 (07)2234248

美国洛杉矶共修处 (909)595-5222

◎ 免费赠阅，有著作权，非经本会

或作者同意，不得转载或刊印◎

2007 年元月 25 日网路电子版出刊

初版五〇〇〇册



解脫道的四個果位：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羅漢，係以斷我見為基礎，進一步斷除思惑。

佛菩提道則係以明心為基礎，由於福慧的圓滿，最後證得究竟佛果。目前的佛教界，錯解佛法的情形非常普遍，平實導師以道種智的證量，領導正覺同修會勝義菩薩僧團，介紹佛法二主要道：解脫道與佛菩提道，讓佛教的法義與道次第清楚的呈現在世人面前，在當今佛教界中，極為稀有難得。

正覺電子報亦復如是，闡述佛法正義與修證經驗，普願有緣的讀者均能深入甚深法義，自渡渡他，終能圓滿究竟的佛果。